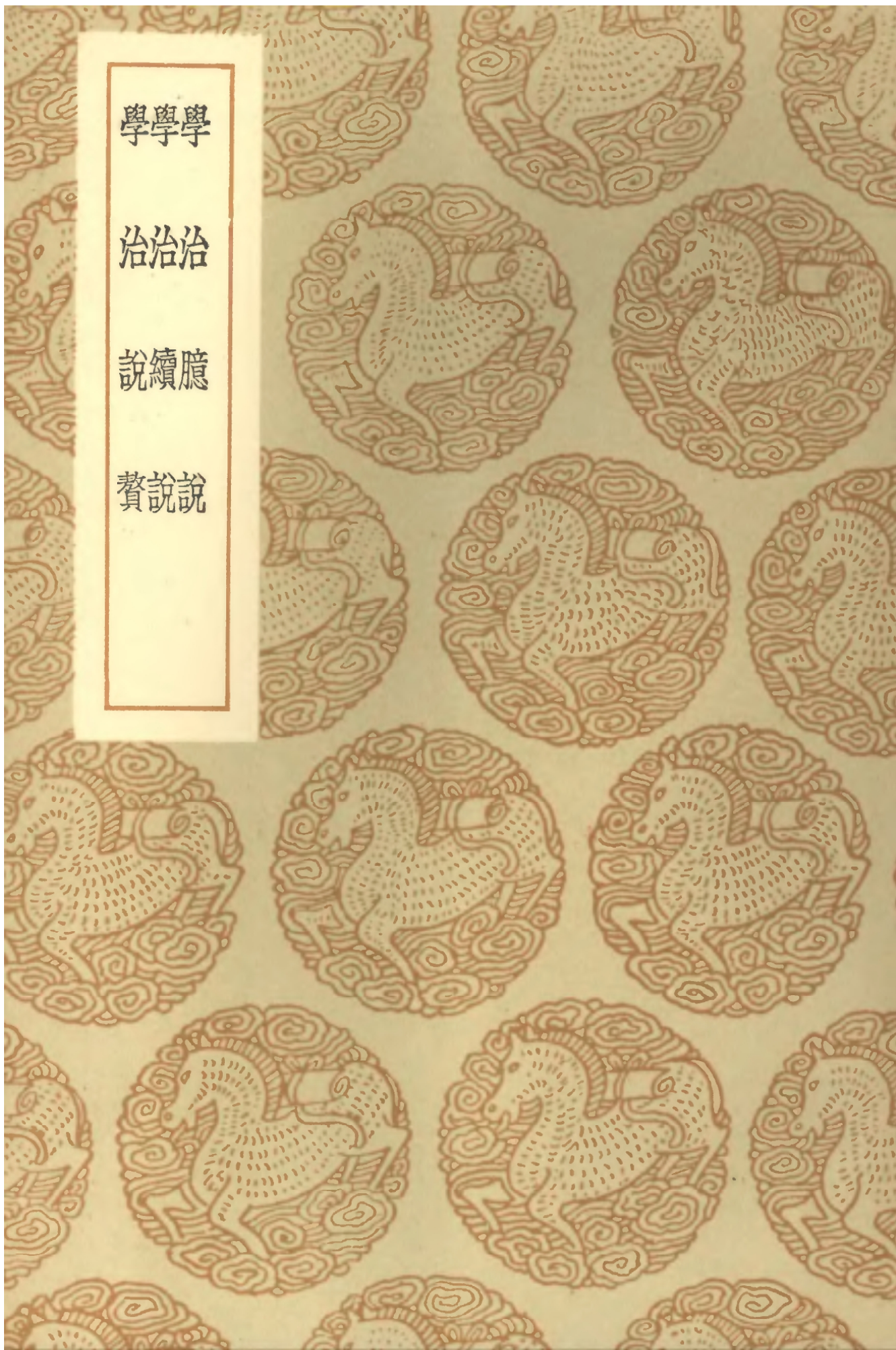


學學學

治治治

說續臆

贅說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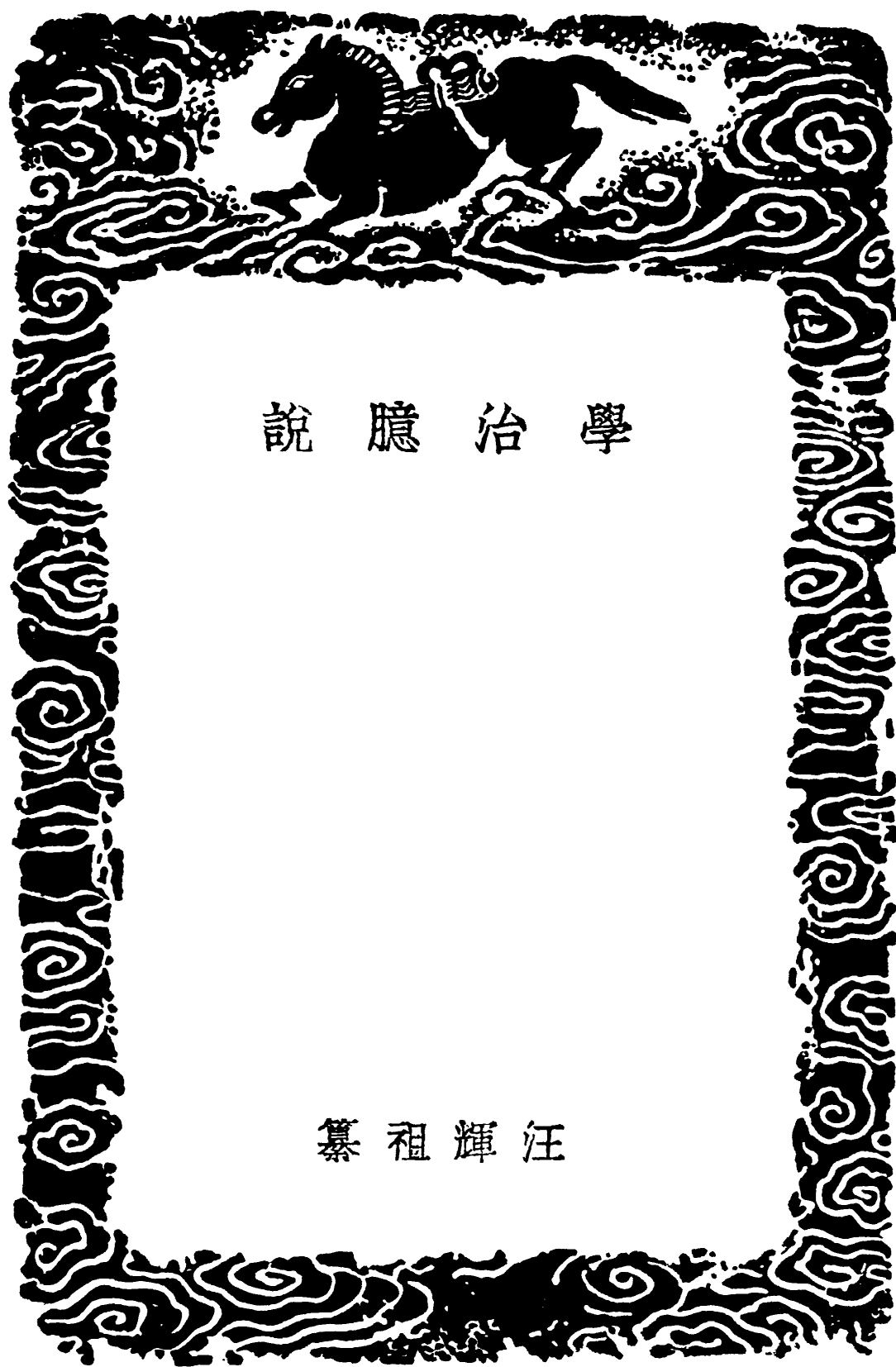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治臆說

汪輝祖纂

本館據讀畫齋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自序

余自道州引疾蒙譽。僑居長沙。幾三十旬。同官之至省者。識與不識。多叨過訪。閒以吏事商榷。第四男繼培。竊錄所聞。積久成裘。比還里門。嫺友將謁選人。輒來問塗。長男繼坊。又隨聽而隨錄之。長夏無事。兩男各奉所錄。以請曰。大人勲著佐治藥言。爲學幕者言之。今言吏之爲治。有非藥言可該者。盍寫定版行。以申藥言之蘊。嗟乎。小子休矣。余不善爲吏。卽於廢棄。而欲爲善爲吏者言治。幾何不南轅而北轍也。坊培固請不已。因思余之佐治實戇且拙。而藥言六十餘則。過爲師友許可。其諸言有一得。不以人廢乎。遂取所錄。手爲別擇。汰其複於藥言者。存其可與藥言互參者。區分條目。得一百二十四則。析爲二卷。自維佐治三十年。稔知吏不易爲。身親爲之。凜凜栗栗。切墨引繩。惟恐小踰尺寸。庸莫甚焉。然區區求治之悃。可盟天日也。夫天下者。州縣之所積也。爲之令牧者。人人各盡其職。不虧帑。不虐民。黎庶乂安。府廩充實。安在不可仰副聖天子勤民之睿慮於萬一哉。自州縣而上。至督撫大吏。爲國家布治者。職孔庶矣。然親民之治。實惟州縣。州縣而上。皆以整飭州縣之治爲治而已。余曩佐州縣吏。而自爲亦止州縣。先後商治者。大率吏州縣之人。余之所知。州縣治耳。故就數十年目見耳聞。憑臆以說。止於州縣之治。且止於州縣常行之治。他如水利荒政。治之未親歷者。不妄言。郵駟工程。治之有專條者。不贅言。言其常。不敢及其變。言其經。不敢通其權。繁雜碎瑣。詞義淺顯。學治者。或當節取焉。神明於治者。非余所能知。非余所能言也。詮

次既定。題其端曰。學治臆說。進坊培而告之曰。小子異日皆有爲治之責者也。遇不遇天也。非人所能爲也。人所能爲者。治而已矣。盡其所以爲治。不遇何傷。離乎治以求遇。是詭也。志趣不正。將事上接下。無一而可。昧守身之要。必貽毒子孫。違先人訓誡。幸而遇。重爲有識者所鄙。況於不遇。失己之悔。庸可追乎。夫天下無不可爲之治。亦無不可爲治之人。治術之不修。急於遇者。誤之。惟不志在速遷。循循然以稱職是靳。則知州縣之所以爲治。卽知所以整飭州縣之治。而州縣無一不治。小子識之。有嫺友筮仕者。持此與藥言竝贈。倘亦古者贈人以言之義歟。善爲吏者。未必一無異說。則請不以臆對。而勦先民之說以應曰。人意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吾意盡如人意也哉。

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己卯。蕭山汪輝祖書於環碧山房。

目錄

卷上

盡心

志趣宜正

訪延賢友

幕賓不可易視

宜習練公事

濫收長隨之弊

用人不可自恃

受代須從忠厚

事上

憲眷不可恃

私人尤不可爲

恩不可希

官幕異勢

自立在將入仕時

得賢友不易

擇友之道

勿濫收長隨

用長隨之道

勿令幕友長隨爲債主

勿受書吏陋規

上官用人非一格

要人不可爲

職不可戀

遷調非不可居

勿躁進

勿喜功

知己難得

稟揭宜委曲顯明

欲盡吏職非久任不可

簡僻地易盡職

和營伍

察寮屬

禮士

宜辨士品

解土音之法

初任須體問風俗

察事之法

發覺棍匪勿使知所自來

治以親民爲要

親民在聽訟

嫺族互訐毋輕答撻

犯係凶橫仍宜究懲

治獄以色聽爲先

聽訟宜靜

未得犯罪真情難成信讞

要案更不宜刑求

非刑斷不可用

據筆蹟斷訟者宜加意

斷案不如息案

尋常訟案不宜輕率申詳

憲案可結不妨訊報

與民期約不可失信

審案貴結

勘丈宜確

票差宜省

告示宜簡明

民氣宜靖

堂事簿不可不設

官須自做

卷下

敬城隍神

各鄉土地神與土神有別

治地棍訟師之法

宜使士知自愛

保甲可以實行

催科之法

命案受詞卽宜取供

驗屍宜親相親按

詳開檢宜慎

公呈不可輕准

得民在去弊

退堂時不可草率

事至勿忙

敬土神

地棍訟師當治其根本

治士子干訟之法

除盜之法

查逐流丐之法

生傷勿輕委驗

相驗宜速

當場奉洗冤錄最可折服刁徒

勿諱命盜

吏役宜用老成人

馭吏役在刑賞必行

用親不如用友

子弟不宜輕令隨任

愿樸親友當厚遇

嗜好宜戒

暇宜讀史

不節必貪

勿使家人有居官之樂

繁簡一理

以財用人宜寬

官帑不可虧那

稱職在勤

署印與實任不同

勿以私人爲耳目

老成吏役宜留其顏面

至親不可用事

親戚宜優視

親友不宜槩聽赴署

任所不可無眷屬

飲酒宜有節

用財宜節

宅門內外不同

出納不可不知

財宜實用

財不可入私室

倉儲宜實

勤在以漸以恆

會辦公事勿瞻徇

書版摺以備遺忘

勿輕薦幕賓長隨

私罪不可有

上下易隔

勿沽名邀譽

爲治當念子孫

衰病當知止

還鄉

公過不可避

事難入廟者斷不可爲

當思官有去日

守身

勿流毒子孫

去官宜清楚

學治臆說卷上

蕭山汪輝祖撰

盡心

余言佐治以盡心爲本。況身親爲治乎。心之不盡。治於何有。第其難視佐治尤甚。蓋佐治者。就事論事。盡心於應辦之事。即可無負所司。爲治者。名爲知縣知州。須周一縣一州而知之。有一未知。雖欲盡心而不能受其治者。稱曰父母官。其於百姓之事。非如父母之計兒女。曲折周到。終爲負官。終爲負心。

官幕異勢

官以利民省事爲心。非有異於幕也。然幕據理法。心可徑行。官兼情勢。心難直遂。民之情可以慙官。而官往往不易轉達於上官。訥於口者。不能盡吾所言。愴于威者。又恐逢彼之怒。略涉瞻徇。便多遷就。此處能於心無負。方見平日立身功效。

志趣宜正

服官一也。而所以服官之心。不必盡同。有急於干進者。有安於守分者。干進者易躁。未嘗不進。而或以才情挂累。守分者近庸。果能盡分。亦終以資格遷除。此其中有命焉。非人之所爲也。一念之差。百身莫贖。故志趣不可不正。

自立在將入仕時

志趣之正。全在將入仕時。號稱選官。輒以裘馬自銜。貫寓宅。假子錢。皆將取償官中。到官之日。勢不能自潔。輾轉惑溺。不至敗壞名節不止。諺曰。一著錯。滿盤輸。發軔之初。何可不慎。

訪延賢友

有司之職。禮士勤民。迎來送往。謁上官。接寮屬。日有應理公事。簿書凌雜。雖能者。亦須借飲幕友。況省例不同。俗尚各別。惟習其土者知之。故到省先宜諮訪賢友。聘請入幕。同寅推薦。不宜濫許。上官情勢。有必不可却者。寧如數贈脩。隆以賓禮。勿輕信妄任。馴致誤事。

得賢友不易

嗟乎。幕道難言矣。往余年二十三。初習幕學。其時司刑名錢穀者。儼然以賓師自處。自曉至暮。常據几案。治文書。無博弈之娛。無應酬之費。遇公事。援引律義。反覆辨論。閒遇上官駁飭。亦能自申其說。爲之主者。敬事惟命。禮貌衰。論議忤。輒辭去。偶有一二不自重之人。羣焉指目而訕笑之。未有唯阿從事者。至余年三十七八時。猶然已而稍稍委蛇。又數年。以守正爲迂闊矣。江河日下。砥柱爲難。甚至苞苴關說。狼狽黨援。端方之操。什無二三。初入仕途。往往坐受其誤。而不自知。於此欲得賢友。宜向老成同官。虛心延訪。庶幾遇之。

幕賓不可易視

幕賓之名。曰刑名。曰錢穀。曰徵比。曰挂號。曰書啓。其大較也。刑名錢穀。動係考成。盡人而知其當重矣。抑知賦繁之地。漏催捺閣。及大頭小尾諸弊。實皆徵比核之。而詞訟案牘。刑錢多不上緊。全在號友稽查催辦。至書啓庸拙疏忽。亦足貽笑招尤。無一可以易視。惜小費者。率計較於歲修之多寡。第其人不愛重。往往隨緣曲就。若心地光明。才學諳練之士。歲修外。別無染指。非餽廩足稱。必不久安其席。與其省費誤公。貽悔於後。何如隆禮厚幣。擇友於初。

擇友之道

人之氣質。大槩不同。毗於陽者剛。不免伉直忤物。毗於陰者柔。類多和易近人。然非平日究心律例。斷不能高自持議。較之隨波逐流。胸無定見者。遇事終可倚賴。擇友自輔。當無取其軟美也。

宜習練公事

幕賓固不可不重。一切公事。究宜身親習練。不可專倚於人。蓋己不解事。則賓之賢否。無由識別。付託斷難盡效。且受理詞訟。登答上官。倉猝自有機宜。非幕賓所能贊襄。不能了然於心。何能了然於口。耳食之言。終屬葫蘆依樣。底蘊一露。勢必爲上所易。爲下所玩。欲盡其職難矣。

勿濫收長隨

長隨與契買家奴不同。忽去忽來。事無常主。里居姓氏俱不可憑。忠誠足信。百無一二。得缺之日。親友屬託。到省之初。同官說薦。類皆周全情面。原未必深識其人之根柢。斷不宜一槩濫收。至親臨上官面言者。

其勢不得不允。處之散地。尚非善策。不若任之以事。留心體察。足供驅使。固爲甚善。覺有弊竇。立時辭覆。使其無可歸怨。亦有辭以對上官。

濫收長隨之弊

濫收長隨之弊。始於誤人。終於自誤。蓋若輩求面情而來者。猶可。其曾出薦資者。一經收錄。薦主之責已卸。投閒置散。不惟薦資落空。且常餐之外。一無出息。若輩又多貪飲嗜食。加以三五聚處。賭博消閒。勢不得不借債鬻衣。此皆由我誤之。彼不自度材力。又不能諒我推情收納之故。而署中公私。一切彼轉略有見聞。辭去之後。或張大其詞。以排同類。或點綴其事。以謗主人。訛言肆播。最玷官聲。

用長隨之道

宅門內用事者。司閽曰門上。司印曰僉押。司庖曰管廚。宅門外。則倉有司倉。駟有辦差。皆重任也。跟班一項。在署侍左右。出門供使令。介乎內外之間。惟此一役。須以少壯爲之。司閽非老成親信者不可。其任有稽察家人出入之責。不止傳宣命令而已。心術不正。將內有所發而寢閣。外有所投而留難。攬權婪詐。無所不爲。其後必至鉤通司印。伺隙舞弊。此二處官之聲名繫之。身家亦繫之。管廚辦差。則有浮冒扣剋之弊。管倉則有盜賣虛收之弊。皆虧累所由基也。

用人不可自恃

此事。余身歷之而始悟者。往承乏寧遠。止錄游幕。時先後所用舊僕五人。一門。一印。一跟班。一司倉。一管

廚其中一人素無才識。余以閹人蒼猾。稽察不易。特令專司啓閉。不甚檢覈。閱歲之後。捺硃票。閣稟單。稍婪索。閒有言者。余念大小公事。一一手治。渠不敢旁參片語。未之深信。又一年而事敗。乃痛懲焉。已幾幾受累矣。兼視並聽。如之何可過恃耶。嗟乎。不可自恃。又豈獨在用下人哉。

勿令幕友長隨爲債主

選官初至省城。及簡縣調繁。閒遇資斧告匱。輒向幕友長隨假貸子錢。挈以到官。分司職事。此等人既有挾而來。必攬權以逞。辭之則負不能償。用之則名爲所敗。所當謹之於初。無已。寧厚其息而不用其人。

受代須從忠厚

受前官交代。是到任先務。其時官親長隨。急欲自見。往往盤量倉穀。百計撈求。以爲出力。有不肖長隨。借刁難爲由。從中需索。一信其說。便著刻薄之名。迨監交持平。說亦終歸無用。此等人便須留意。不宜委以事權。至平庸幕友。大處不能察核。每斤斤於些小節目。苛駁見長。亦不可輕聽。第同監交官。三面核算。正項虧缺。斷難接收。留抵如有詳案。自不妨斟酌承受。其他雜項。短少些微。直可慷慨出結。此實品行攸關。勿效官情紙薄。

勿受書吏陋規

財賦繁重之地。印官初到。書吏之有倉庫職事者。閒有饋獻陋規。若輩類非素封。其所饋獻。大率那用錢糧。一經交納。玩官於股掌之上矣。無論不能覺其弊也。覺之亦必爲所挾持。不敢據實究辦。諺云。漏脯救

饑。餒。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其。斯。之。謂。歟。願。官。既。洗。心。則。門。印。亦。難。染。指。必。且。多。方。愆。患。非。有。定。識。定。力。不。惑。者。尠。矣。

事上

獲。上。是。治。民。第。一。義。非。承。奉。詭。隨。之。謂。也。爲。下。有。分。恃。才。則。傲。固。寵。則。諂。皆。取。咎。之。道。既。爲。上。官。其。性。情。才。幹。不。必。盡。同。大。約。天。分。必。高。歷。事。必。久。閱。人。必。多。我。以。樸。實。自。居。必。能。爲。所。鑒。諒。相。浹。以。誠。相。孚。以。信。遇。事。有。難。處。之。時。不。難。從。容。婉。達。慷。慨。立。陳。庶。幾。可。以。親。民。可。以。盡。職。

上官用人非一格

上。官。之。賢。者。使。人。固。必。以。器。矣。即。非。大。賢。未。必。不。用。守。正。之。吏。我。向。穩。處。立。身。辦。本。分。之。事。用。亦。可。不。用。亦。可。舍。己。徇。人。斷。斷。不。可。

憲眷不可恃

屬。吏。受。上。官。之。知。可。展。素。蘊。矣。然。先。受。知。者。忌。之。將。受。知。者。嫉。之。求。知。而。不。得。者。伺。隙。而。擠。之。百。密。一。疏。謠。詠。生。焉。上。官。不。一。不。能。無。愛。憎。之。別。即。皆。愛。我。矣。保。繼。來。者。之。取。舍。一。轍。乎。駱。統。有。言。疾。之。者。深。譖。之。者。巧。受。寵。若。驚。唯。閱。事。者。知。之。

要人不可爲

既。經。受。知。必。且。受。任。任。之。既。重。權。漸。歸。焉。而。要。人。之。勢。成。於。不。自。知。矣。探。上。官。之。意。旨。者。從。而。窺。詞。氣。焉。

卜上官之喜怒者。從而承顏色焉。縱不敢攬權。而幹旋微驗。門如市矣。況趨奉者日衆。勢必至於鬻權乎。曩見吾浙爲上官要人者。初焉僚屬不屑顧。繼以同官不暇顧。終且分在己上者。亦欲先一見而不可得。未幾。雪山見睨。玉屑同漂。而端人正士。甘受其凌肆者。乃安如磐石。名位且日上焉。豈盡天定哉。豈盡天定哉。

私人尤不可爲

服官之義。唯上所使。上官以公事見委。艱苦皆不可辭。使我以私。必當自遠。不特私事也。名爲公事。而行私意於其間。一有迎合。便失本心。爲之愈熟。委之愈堅。其勢必至喪檢飭法。此當於受知之初。矢以樸誠。不知有私。惟知有公。上官以爲不達權宜。便是立身高處。

職不可戀

或曰。才必可供指使。而後上官引爲私人。旣以才見知。而不以才應用。上官豈甘心焉。徵色不已。必至發聲。發聲不已。必至積怒。怒不可回。則在在皆獲譴之緣。索垢求疵。免者幾何。曰。是以平日不可不慎也。作吏者公私罪名有動多連。故服官曰待罪。惟不貪不酷。不虧公帑。卽免大戾。其他不遑。皆公過耳。與其戀棧。罹辟。何如奉法去官。此處關頭。須獨斷在心。切不可遲疑商酌。一有游移。妻子皆足爲累。

恩不可希

亦有憐才上官。不攝之以威。而結之以恩。遷以好官。調以美缺。受恩漸重。圖報漸殷。不得不承其志趣。爲

之驅策。余向言佐治勿過受主人情。受非分之情。恐辦非分之事。唯吏亦然。故受恩之名。最不易處。

遷調非不可居

然則作吏必不可遷調乎。曰非也。所論止爭公私之別耳。出於市恩。斷不可受。出於掄才。若之何不受。士爲知己用。況重以職守哉。報上官卽所以盡職守。不敢告勞。致身之義也。不則進而危。不若退而安矣。

勿躁進

且爲上官者。皆有知人之明。不強人以所難也。我不希恩。彼豈漫予之恩。以恩爲餌。大率躁進者自取之。上官旣投其所好。而欲拂上官之性。是謂無良。況由此而進。必無退理。凡所云云。仍爲安分者言之也。

勿喜功

縱不躁進。而有喜功之念。亦非所以自立。身膺民社。皆見過之端。無見功之處。克盡厥職。分也。偶叨上官贊譽。揚揚得意。必將遇事求功。長坂之馳。終虞銜轍。

知己難得

古人有言。得一知己。可以不憾。夫知己詎易得哉。知己云者。用己所長。並恕己所短。若己之才品。未嘗不知。而已之短長。尙未周知。謂己可用。用違其分。是謂知人。而不得謂之知己。卒之不能盡我所長。轉致絀我以短。斯殆所謂命矣。

稟揭宜委曲顯明

申上之文曰驗曰詳曰稟驗止立案詳必批回然惟府批由內署核辦自道以上皆經承擬批上官有無暇寓目者稟則無不親閱遇有情節繁瑣不便入詳及不必詳辦之事非稟不可宜措詞委曲敘事顯明上官閱之自然依允凡留意人才之上官往往於稟揭審視疏密雖報雨請安各稟亦不可不慎蒙頭蓋面之文士飯塵羹之語最易取厭盡汰爲佳

欲盡吏職非久任不可

爲州縣者得百里而長之卽此百里之中人情風尚非及朞月斷不能周知梗槩知而措之順人情因物利信而後勞又非朞月不可事事了徹方與士民有臂指之聯功令計典定以三年無速效也躁於銜鬻者歷事未幾輒圖調署擇善而赴或無煖席其於百姓休戚漠不相關如富家之雇乳媼甫與赤子相習挾主者衣飾而去致赤子屢易乳媼爲之主者履損不一損而赤子終不受乳哺之益父母官之謂何嗟乎夫孰使之然哉可不爲百姓計乎

簡僻地易盡職

且欲爲本分官利於簡僻之地簡則酬酢無多僻則送迎絕少六時功課盡歸案牘隨到隨辦無虞壅滯日日理事常與士民相見不難取信於人而吏役無能爲弊官職易盡官聲易著衝繁之處勞我心力者紛至沓來日不過一二時可以親民而此一二時又皆精神疲困之候非具兼人之才鮮能自全量而後入古人所爲重致意歟

和營伍

同城文武休戚均之。捕盜緝私。事皆一體。小分畛域。動多窒礙。原厥所始。半由兵役不睦。偏護成嫌。道先約飭衙役。和緝兵丁。如兵丁多事。則傳喚至署。剴切勸諭。且勿知會營官。全其顏面。既免革糧。又不被責。一丁感而衆丁漸化。營官性情爽直居多。遇有事故。推誠相白。時時以禮貌接之。斷無芥蒂之理。至武職養廉之外。別無贏羨。總比文官拮据。少有通融。量力應付。自然情投意洽。休戚相關矣。

待寮屬

州縣之屬無幾。才略自易周知。此中大有端人。非無奇士。然朝夕相見。性情易爲窺測。有等近利之徒。內與閹人相狎。外與訟師相聯。揣摩恐嚇。無弊不爲。槩以坦白相待。多爲所賣。操之稍急。輒云難乎爲下。束縛之。馳驟之。嗚呼難言哉。

禮士

官與民疏。士與民近。民之信官。不若信士。朝廷之法紀不能盡喻於民。而士易解析。諭之於士。使轉諭於民。則道易明。而教易行。境有良士。所以輔官宣化也。且各鄉樹藝異宜。旱潦異勢。淳漓異習。某鄉有無地匪。某鄉有無盜賊。吏役之言不足爲據。博採周諮。惟士是賴。故禮士爲行政要務。

官辨士品

第士之賢否。正自難齊。槩從優禮。易受欺蔽。自重之士。必不肯僕僕請見。冒昧陳言。愈親之。而踪跡愈遠。

者宜敬而信之。若無故晉謁。指揮唯命。非中無定見。卽意有干求。甚或交結僕胥。伺探動靜。招搖指撞。弊難枚舉。是士之賊也。又斷斷不容輕假詞色。墮其術中。故能濬知人之明。始可得尊賢之益。

解土音之法

各處方言多難猝解。理事之時。如令吏役通白。必至改易輕重。當於到任之時。雇覓十一二歲邨童。早晚隨侍。令其專操土音。留心體問。則兩造鄉談。自可明析。不致臨事受朦。

初任須體問風俗

人情俗尚。各處不同。入國問禁。爲吏亦然。初到官時。不可師心判事。蓋所判不協輿情。卽滋議論。持之於後。用力較難。每聽一事。須於堂下稠人廣衆中。擇傳老成數人。體問風俗。然後折中剖斷。自然情法兼到。一日解一事。百日可解百事。不數月諸事了。然不惟理事中肯。亦令下如流水矣。

察事之法

諮訪利弊。自以紳耆爲重。余初至寧遠。懵如也。賓至卽見。各叩以鄉土情形。及棍匪姓名。密置小簿。賓去詳錄所言。凡訟師棍盜等項。約記其年貌住處。每升堂先檢閱一過。見與簿中相類者。摘發誨飭。羣相驚詫。故法立而不犯。未及一年。四境要隘。粗悉大略。上官偶有垂問。皆能登答。遂過蒙賞識。其實無他寸長也。

發覺地棍勿使知所自來

若輩姓名雖得於紳耆之口。然有以罪之。斷不可使知所由來。蓋紳耆與若輩井宅毗連。今日使有訐發之名。他日必被遷怒之禍。我方資以爲治。而致其因我受累。於義不可。於心何安。故訪察固不可不詳舉。發尤不可不慎。

治以親民爲要

長民者。不患民之不尊。而患民之不親。尊由畏法。親則感恩。欲民之服教。非親不可。親民之道。全在體卹民隱。惜民之力。節民之財。遇之以誠。示之以信。不覺官之可畏。而覺官之可感。斯有官民一體之象矣。民有求於官。官無不應。官有勞於民。民自樂承。不然。事急而使之。必有不應者。往往壤地相連。同一公事。而彼能立濟。此卒無成。曰民實無良。豈民之無良哉。親與不親之分殊也。官事緩急何常。故治以親民爲要。

親民在聽訟

司牧之道。教養兼資。夫人而知之。知之而能行者。蓋鮮。不朘民以生養之源也。教則非止條告號令具文而已。有其實焉。其在聽訟乎。使兩造皆明義理。安得有訟。訟之起。必有一闡於事者。持之。不得不受成於官。官爲明白剖析。是非判。意氣平矣。顧聽訟者。往往樂居內衙。而不樂升大堂。蓋內衙簡略。可以起止自如。大堂則終日危坐。非正衣冠。尊瞻視不可。且不可以中局而止。形勞勢苦。諸多未便。不知內衙聽訟。止能平兩造之爭。無以聳旁觀之聽。大堂則堂以下。竚立而觀者。不下數百人。止判一事。而事之相類者。爲是爲非。皆可引伸而旁達焉。未訟者可戒。已訟者可息。故撻一人。須反覆開導。令曉然於受撻之故。則未

受撻者。潛感默化。縱所斷之獄。未必事事適愜人隱。亦既共見共聞。可無貝錦蠅玷之虞。且訟之爲事。大槩不離乎倫常日用。卽斷訟以申孝友睦婣之義。其爲言易入。其爲教易周。余前承乏寧遠。俗素嚚健。動輒上控。兼好肆爲揭帖。以誣長官。到省之初。院憲嘉善浦公。霽面諭明切。余唯行此法。竊祿四年。府道未受一辭。各憲因爲余功。乃知大堂理事。其利甚溥也。

婣族互訐毋輕笞撻

諺曰。刑傷過犯。終身之玷。不惟自玷而已。嘗見鄉人相詈。必舉其祖。若父之被刑者。而顯詬之。是辱及子孫也。爲民父母。其可易視笞撻耶。黠者豪者。玩法而怙惡者。非撻不足示儆。撻之不足。而掌批其頰。校荷其頸。皆小懲而大戒也。愿者能知悔罪。已當稍示矜憐矣。至兩造族婣。互訐細故。旣分曲直。便判輸贏。一予責懲。轉留釁隙。訟仇所結。輾轉成嫌。所當於執法之時。兼寓篤親之意。將應撻不撻之故。明白宣諭。使之翻然自悟。知懼且感。則一紙遵依。勝公庭百撻矣。

犯係兇橫仍宜究懲

然此爲相對相當之訟。可以情恕。可以理論者言之也。如犯者實係兇橫。或倚貧擾富。撥草尋蛇。或恃尊陵卑。捕風捉影。稍從曲宥。則慾壑難填。爲之族婣者。必致受害無已。不啻犯如虎而官傅之翼矣。遇此種人。尤須盡法痛懲。卽老病。或婦女。亦當究其抱告。使知親不可恃。法不可干。庶幾強暴悔心。善良安業。

治獄以色聽爲先

書言五聽。非身歷不知。余苦短視。兩造當前。恐記認不真。必先定氣凝神。注目以熟察之。情虛者良久卽眉動而目瞬。兩頰肉顫不已。出其不意。發一語詰之。其真立露。往往以是得要犯。於是堂下人私謂余工相法。能辨奸良。越年餘。僞者漸息。訟皆易辦。著得力於色聽者。什五六焉。較口舌爭幾。事半功倍也。

聽訟宜靜

明由靜生。未有不靜而能明者。長民者。衣稅食租。何事不取給於民。所以答民之勞者。惟平爭息競。導民於義耳。片言折獄。必盡其辭而後折之。非不待其辭之畢也。嘗見武健之吏。以矜躁臨之。一語不當。輒懾以威。有細故而批頰百十者。有巨案而三木疊加者。謂所得之情。皆其真也。吾未之敢信。

未得犯罪真情難成信讞

致罪之由。犯者自知之。不得其情。非特入於重。彼不能甘。卽從末減矣。彼以爲官固易欺。必圖譌異。求卽於無罪而後快。於是爲之官者。惡其無良也。刑以創之。愈久而愈失其真。古云。獄貴初情。一犯到官。必當詳愼推求。畢得其實。然後酌情理之中。權重輕之的。求其可生之道。予以能生之路。則犯自輸服。讞定如岳家軍。不可撼動矣。

要案更不宜刑求

詞訟細務。固可不必加刑矣。或謂命盜重案。犯多狡黠。非刑訊難取確供。此非篤論也。命有傷。盜有賊。不患無據。且重案。斷不止一人。隔別細鞫。真供以僞供亂之。僞供以真供正之。命有下手情形。盜有攫賊光

景揆之以理。衡之以情。未有不得其實者。特虛心推問。未免煩瑣耳。顧犯人既負重罪。其獲罪之故。當聽其委婉自申。不幸身罹大辟。亦可於我無憾。若欲速而刑求之。且勿論其畏刑自誣。未可信也。縱可信矣。供以刑取。問心其能安乎。

非刑斷不可用

輕則笞杖。重則桡夾。國有常刑。桡夾已所當慎。故定例招冊。曾否刑訊。均須聲敘。乃有所謂跪練者。盤鐵索於地。裸犯膝跪其上。猶爲未足。以圓木或竹穿入兩膝灣。用兩人左右踏之。曰踏扛。亦曰壓扛。慘號之狀。不忍見聞。二十年前。幹吏用以勘點盜。已而非點盜亦用之。後遂用之命犯。甚則訟案亦用之。余向佐主人。極言其謬。主人勘獄。未嘗一試。然亦未有以不能審出實情被劾者。主人姓氏。詳載佐治藥言。可顯證也。誰爲厲階。以禍百姓。其罪豈在作俑下乎。至以掌批頰。或五或十。法之輕者。今以皮代掌。有疊批四五十。及七八十者。流血不止。甚至齒牙脫落。是極輕之法。而酷用之。亦足病民。皆非法也。夫官坐堂上。可茶可煙。可小食。從容自如。犯跪堂下。外則飢餓。內則畏懼。雖甚刁譎。言多必失。靜聽其隙。而嚴詰之。受之。以需。何患不得。而必酷以取供。愛民者不以爲然也。

據筆蹟斷訟者宜加意

尋常訟案。亦不易理也。凡民間粘呈契約。議據等項。入手便須過目。一發經承。間或舞弊挖補。初之不愼。後且難辨。向館嘉湖。吏多宿蠹。聞有絕產告贖者。業主呈契請驗。蠹吏挖去絕字。仍以絕字補之。問官照

見絕字補痕。以爲業主挖改。竟作活產斷贖。致業主負冤莫白。余佐幕時。凡遇呈粘契據借約之辭。俱於緊要處。紙背蓋用圖記。並於辭內批明。以杜訟源。至楚省。則人情雖詐。只知挖改絕賣爲暫典而已。欲以筆蹟斷訟者。不可不留意。

斷案不如息案

勤於聽斷。善已。然有不必過分阜白。可歸和睦者。則莫如親友之調處。蓋聽斷以法。而調處以情。法則涇渭不可不分。情則是非不妨稍借。理直者既通親友之情。義曲者可免公庭之法。調人之所以設於周官也。或自矜明察。不准息銷。似非安人之道。

尋常訟案不宜輕率申詳

定例。徒罪以上。通詳。枷杖等罪。均聽州縣發落。所以歸簡易也。多一重衙門。便多一重費用。百姓何能堪此。故尋常戶婚田土細事。總以速結爲美。勿聽書辦簧鼓。輕率詳報。

憲案可結不妨訊報

不惟小案不宜申報也。卽奉上官准理事件。惟牽涉書役。必須解勘。其餘民間細故。如兩造投案求訊。自不妨錄供詳結。以省跋涉。至兩造籲息。則倫紀賊盜而外。俱可取結詳銷。亦息事寧人之一端也。

與民期約不可失信

投牒候批。示期候訊。最費百姓工夫。唯期有一定。則民可遵期而至。無守候之苦。凡示審案件。自量才力。

斟酌挂牌。如飾耳目之觀。以多爲貴。日留一案。卽有一案守候之人。愈留愈夥。累者何堪。至勘丈事件。人多費多。守候更復不易。雖風雨寒暑。必不可失信。

審案貴結

兩造訟牒。官爲結斷。脫然歸去。可以各治其生。夸大之吏。好以示審之勤。飾爲觀美。往往審而不結。或繫或保。宕延時日。訟者多食用之費。家人增懸望之憂。是虐民也。中有富家牽涉。好事者從而妄爲揣度。謂官可賂營。則又重自玷矣。故不審不如不示期。不結不如不傳審。

勘丈宜確

勘丈之事。大端有四。曰風水。曰水利。曰山場。曰田界。其他房屋基址。易見者也。田界水利。亦一覽可知。唯風水山場。有影射。有牽掎。詐僞百出。稍不的實。張斷李翻。甚至兩造毀家。案猶未定。皆勘官釀之禍也。粗疏猶可。苟有他故。鬼瞰其室矣。勘時須先就兩造繪圖。認正山名方向。然後往復履勘。凡所爭之處。及出入路徑。一一親歷。毋憚勞瑣。尤不許兩造隨輿譁辨。以淆耳目。勘定將兩圖是非。逐細指出。爲之明白講論。諭以子孫可大可久之故。再行剖斷。自然心平忿釋。不致再競。能使一勘無翻。所全不小。故遇有勘案。總宜親到。轉委佐雜。徒費民財。不惟不公。卽公亦不足服人。至於人不能服。仍歸親勘。重勞吾民。不可也。

票差宜省

公役中。豈有端人。此輩下鄉。勢如狼虎。余嘗目擊而心傷之。是以昔年佐幕。每屬主人勿輕僉差。及親身

爲之於此尤慎。或傳近日有原役、號役、改役、加役、拏役之名。換一役多一費。民何以堪。其實准無不審。則一票已足。示期不到。自可比責原役。何煩別添役名。乃役催屢屢。案終不審。徒張役威。飽役橐。爲民父母之義安在。且屢催不到。非原告情虛規避。卽被呈膽怯在逃。例得暫行註銷。追呼不已。又何爲者。吾願幕之留神。尤望官之加意。

公呈不可輕准

自愛之人。雖事甚切己。尙不耐匍匐公庭。況非己事乎。藉口地方公事。聯名具呈。必有假以濟其私者。其非安分可知。昔趙韓王得士大夫所投利害文字。皆置二大甕。滿則焚之。李文靖遇中外所陳一切報罷。云以此報國。二公皆宋名相。所爲如此。蓋所見者大且遠也。聯名公呈。不宜輕准。卽事關利害。言有可采。姑受而不批。別自體察舉行。切勿輕聽據詳。致開紛擾之弊。至書吏稟陳公事。尤不可信用。

告示宜簡明

告示一端。諭紳士者少。諭百姓者多。百姓類不省文義。長篇累牘。不終誦而倦矣。要在詞簡意明。方可人人入目。或用四言八句。五六言六句韻語。繕寫旣便。觀覽亦易。庶幾雅俗共曉。令行而禁止乎。

得民在去弊

論治者僉曰興利除弊。方今久道化成。閭閻樂業。更無可興之利。惟積弊相仍。未能盡絕。在官者如採買、折收、徵漕、浮捐、及官價、民貼、等事。在民者如地棍滋擾、訟師教唆、及盜賊惡丐、等事。皆爲民害。各處情形

不同。須就所官地方，相其緩急，次第整頓，得去一分，卽民受一分之福矣。

民氣宜靖

民氣本靖也。縱惡以陵之，縱役以擾之，恩旣莫敷，威亦難濟。於是愿樸者，亦鬱極思奮，不得不奔愬於上官。上官憫其情，迫而理之。刁民聞風以起，恣意訐告，而地方官不可爲矣。使爲地方官者，以地方爲己任，悉心撫字，與民休養，雪民冤抑，民之於官，無不可白之隱，自無不樂從之令。而民氣尙或不靖者，未之有也。善乎浦公之教曰：百姓去縣近，去省遠，縣果勤職，百姓何愛乎越愬？余備官時，日誦此言，受益不少。

退堂時不可草率

堂事畢後，精神易倦，稍有疏略，則黠役刁民，乘隙嘗試。此時尤宜細心檢校，勘結案件，應發文券，議照之類，面給兩造，領回安業。倘不及取領狀附卷，卽於讞後標明發字，不必令其再經吏役之手，藉端需索，致滋守候。其他遵依甘結等項，並可類推。至兩造供詞，起訖鈐縫處，皆須一一過目，硃筆點鉤標識，以免他日猾吏抽換增減之弊，斷不可草率退堂，貽民訟本。

堂事簿不可不設

堂事簿者，值堂書登記所理之事也。凡讞斷顛末，及諭辦公務，勾攝保羈，一切如不逐日摘敘，一有遺忘，則吏役朦混，百弊叢生。故必於堂事完竣之時，取簿覽察過硃，攜置案頭，隨時檢閱，可與內號參考互稽，叢脞之虞，庶幾可免。

事至勿忙

事雖甚繁。先要澄心定氣。分別緩急輕重。次第應付。方能有條不紊。如事到著忙。必致忙中多誤。名爲諸事皆辦。實且一事無成。環伺者窺其底蘊。因緣爲弊。亦萬萬無暇檢察矣。

官須自做

非剛愎任性之謂也。事無鉅細。權操在手。則人爲我用。若胸無成見。聽人主張。將用親而親官。用友而友官。用長隨吏役而長隨吏役。無一非官。人人有權。卽人人做官。勢必尾大不掉。官如傀儡。稍加約束。人轉難堪。甚有挾其短長者矣。國人知有穰侯華陽。而不知有王。速敗之道也。故曰官須自做。

學治臆說卷下

敬城隍神

朝廷廟祀之神。無一不當敬禮。而城隍神尤爲本境之主。余曷就幕館。次日必齋誠詣廟焚香。將不能不治刑名。及恐有冤抑。不敢不潔己佐治之故。一一攄誠默禱。所館之處。類皆寧謐。館仁和。則錢塘多獄。館錢塘。則仁和多獄。其後館烏程。歸安亦然。當事戲號余爲福幕。自維庸人庸福。荷主人隆禮厚糈。所以蒙神佑者大矣。竊祿寧遠。亦以素心誓之於神。凡四年祈禱必應。審理命案。多叨神庇。而劉開揚一事。尤衆著者。謹略書於左。以著城隍神之有益吏治云。

劉開揚者。南鄉土豪也。與同里成大鵬。山址毗連。成之同族。私售其山於劉氏。大鵬訟於縣。且令子弟先伐木以耗其息。開揚慮訟負。會族弟劉開祿病垂死。屬劉長洪等。負之上山。激成族鬪爭。則委使毆斃。爲制勝之計。比至山而伐木者去。長洪等。委開祿於地。開揚使其子閏喜。擊開祿額顛立斃。而以成族毆死。具控。余當詰開揚辭色可疑。繫焉。已而大鵬詞懇。辨未毆而已。終不知毆者主名。因并繫大鵬。同至城隍廟。余先拈香叩禱。禱畢。命大鵬開揚並叩首階下。大鵬神氣自若。而開揚四體戰栗。色甚懼。余更疑兇手之不在成氏矣。然不敢有成見也。相驗回時。已丙夜。復禱神。鞠兩造於內衙。訖未得實。忽大堂聲嘈嘈。起

詢之。有醉者闖入爲門役所阻。故大譁。命之入。則閨喜也。開揚大愕。跪而前曰。此子素不孝。請立予杖斃。余令引開揚去。研鞠閨喜。遂將聽從父命。擊開祿至死顛末。一一吐實。質之開揚。信然。長洪等皆俯首畫供。燭猶未跋也。次日覆鞠。閨喜投縣之故。則垂泣對曰。昨欲竄匿廣西。正飲酒與妻訣。有款扉者呼曰。速避去。縣役至矣。啓扉出一顧而黑者導以前。迨至縣門。若向後推擁者。是以譁。夫閨喜下手正兇也。牘無名。而其父開揚。方爲屍親。脫俟長洪等供吐拘提。已越境颺去。安能卽成信讞。款扉之呼。其爲鬼攝無疑也。殺人者死。國法固然。懵昧如余。得不懸案滋疑。則神之所庇。不信赫赫乎。

敬土神

當敬者。不獨城隍神也。凡地方土神。爲闔境尊信者。其先必有功德於民。始能血食勿替。或以非祀典所載。不爲之禮。此尤不可。蓋庸人婦穉。多不畏官法。而畏神誅。且畏土神甚於畏廟祀之神。神不自靈。靈於事神者之心。卽其畏神之一念。司土者爲之擴而充之。俾知遷善改過。詎非神道設教之意乎。

各鄉土地神與土神有別

所謂土神者。四境共事之神也。至各鄉土地神。則又有說。楚俗。每逢祈雨。里民各輦其土之神。鳴鑼擊鼓。至縣堂。請地方官叩禱。寧遠亦然。歲己酉四月。余方率屬步禱。而輦神者。先後集於大堂。凡二十餘神。禮房吏援例請行禮。余曰。是非禮也。命移神座。分列大堂左右。升堂。各鄉耆耄踞而請。余告之曰。若輩之爲是舉。謂民之需雨急也。民需雨。而官不知。宜以神告。倣今官固先民而禱矣。是何爲者。況官之行禮。爲九叩。

首爲六叩首。爲三叩首。國有定制。無敢增減。權幽明合一之理。各鄉土地神。分與地保等。地方官不可與地保平行。土地神獨可與地方官抗禮乎。不可抗禮。而舉以見官。是謂褻神。且神而有知。應赴城隍神祈求。不暇入縣門也。若其無知。則土偶耳。官爲叩禱。於禮無稽。余非不愛民者。悖禮經。而違國典。不可。且不敢也。其速輦爾神以歸。道逢戚友。傳述余言。不勞更入城也。衆皆唯唯退。後遂無至者。然此在莅治二年後。民已相信。故能以莊語曉之。否則必謂官不卹民。或滋饒舌。隨事制宜。未可一例行之也。

地棍訟師當治其根本

唆訟者最訟師。害民者最地棍。二者不去。善政無以及人。然去此二者。正復大難。蓋若輩平日多與吏役關通。若輩藉吏役爲護符。吏役借若輩爲爪牙。遇有地棍訛詐。訟師播弄之案。徹底根究。一二使吏役畏法。則若輩自知斂迹矣。

治地棍訟師之法

若輩有犯。卽干遣戍。然罪一人。應有證成其罪者。勢將累及平民。且若輩黨羽鉤連。被累之人。懼有後累。往往不敢顯與爲仇。重辦頗亦不易。曷在寧遠。邑素健訟。上官命余嚴辦。余廉得數名。時時畱意。兩月後。有更名具辭者。當堂鎖繫。一面檢其訟案。分別示審。一面繫之堂柱。令觀理事。隔一日。審其所訟一事。則薄予杖懲。繫柱如故。不過半月。憊不可支。所犯未審之案。亦多求息。蓋跪與枷皆可弊混。而繫柱挺立。有目共見。又隔日受杖。宜其憊也。哀籲悔罪。從寬保釋。已挈家他徙。後無更犯者。訟牘遂日減矣。

治士子干訟之法

士而干訟。必不可縱。然遽懲以法。又非育才之道。余之寧遠。過衡州。謁學使錢南園先生。澧言寧遠士習澆漓。好以干訟爲事。屬余嚴查詳褫。余因與諸生約。國家優待衿士。雖已事許用抱告。如事非切己。或爲隣佑。或爲干證。護符袒訟者。點名之後。概不問供。給予紙筆。令在堂右席地作文。隣證中自有白丁在。審係白丁左袒。則與白丁並列之衿士。卽以白丁之罪罪之。立會教官。當堂朴責。白丁非左袒者。衿士亦不復取供。而以所作之文。年終彙送學使。職員監生則先責後詳。必不姑恕。自有此約。竟無紳士試法者。終四年。未朴一衿。郡尊王蓬心先生宸聞之。謂余不惡而嚴。情法兼到。因思衿士原多知禮。不當與訟師同日而語也。

宜使士知自愛

士不自愛。乃好干訟。官能愛之。未有不知媿奮者。愛之之道。先在導之於學。爲月課。爲季考。拔其尤者。收之書院義學之中。鼓舞之。振興之。隆以禮貌。優以獎賞。與干訟者。榮辱迴殊。則士以對簿爲恥。莫不砥厲廉隅。不獨文教之可以日盛也。

除盜之法

盜必有窩。且類與捕役鉤通。嚴比捕役。未嘗不可獲盜。顧盜之黠者。卽以平日餉捕爲反噬之計。官避處分。率多顛預完結。而盜益難治。夫捕旣獲盜。功過相抵。盜果應辦。當據實陳請上官。治盜罪而錄捕功。再

責其獲盜補過。庶捕知感奮。盜可廓清。亦權宜之一法也。至弭盜之道。比捕尤不如親巡。印官不憚巡歷。佐雜駐防。無敢自逸。時時有巡官在人意中。則捕役常知儆畏。而賊盜莫不潛蹤矣。

保甲可以實行

力行保甲。是注考時必須之政蹟。然已成故事矣。往余佐州縣幕二十餘年。欲贊主人行之。竟不可得。歲丙午。謁選至京師。會稽茹三樵先生。敦和篤行君子也。方就養日下。甚蒙眷契。嘗以吏治求教。先生自述。令南樂時。曾歲歉。以舊無門牌。種種棘手。捐資設空白簿。備筆墨。每一地保。給簿一本。筆二枝。墨一九。令將所管邨莊。挨戶填註。閱三月。另給一簿。複填一次。半年後。乘便抽查。與簿記相符。乃捐資填門牌。逐戶分給。頗著實效。余謹識之。不敢忘。比至寧遠。俗稱健訟。牒中隣佑。率以數里數十里外左袒之人。列名充數。縣無魚鱗冊。山原相錯。各以意爭。又地多外籍流民。以墾山爲名。潛畱作匪。皆不易爲治。因如先生教行之。令地保將管內四至接壤。及山多田多。有塘堰若干。橋梁若干。大路通某處。小路通某處。某土著住己屋。業何事。某流寓主何人。有無恆業。一一註入簿內。凡四換簿。始抽查無漏。然後捐發門牌。閒有漏戶。亦皆具呈補給。不半年。無業之流民。莫爲之主。冒充隣佑者。可以按冊予儆。山原亦稍稍有界址。可據。盜息訟簡。邑民稱便。去寧遠時。彙三十六里印簿。移送後任。且語之曰。四年承乏。無一稱職。惟此一事。可爲他年槩本。不無小補。故詳誌之。以廣先生之教云。

查逐流丐之法

余初至湖南。今廣信太守張公。勅樂方保舉知府。在省候咨。謁訪時政。公言永州壤接廣西。流丐頗不易治。余請其治之之法。言前令武陵。下鄉相驗。適丐匪羣集。役少不能捕。諭之去。則譁然。乞賞路費。幾不可制。見道旁有桑園。可容百會人。令皆進園候點名登簿。按名給賞。羣丐入。則令幹役當其戶。逐一唱名放出。擇其壯者。令隨至縣城領賞。至則分別究逐。皆散去。此公之急智也。不可以再。余至寧遠。受篆之次日。民人王勝字等。縛一惡丐來。控其引類滋擾。立懲以法。卽有老役堂回流丐橫行。是目下民間大累。詰其故。則上年隣邑歉收。扶老挈幼而來。什伍成羣。徧於各里。訪之信然。以其捕之不能捕。逐之不可逐。是以愈來愈衆。然鄉民莫敢誰何。緩之急之。皆恐釀事。諮詢寮屬。均無良策。會初莅例應點卯。知三十六里各有專役催糧。乃刷印小票數百番。給役分發各里耆民。協保捕逐。使人人有捕丐之責。處處皆協捕之人。流丐無地可容。而王勝字所獲之丐。仍荷重枷示儆。不旬日而境內丐匪相率遠去。花戶納課。踴躍倍常。因是遂以得民。其亦可備逐丐之一術乎。

催科之法

催科中寓撫字。談何容易。根串不符。釀弊甚大。宜於中縫。蓋用完數木戳。官民截分。可無弊混。至戶糧各書。往往攔大戶。摘小戶。此宜責成幕賓。實心檢核。凡比校時。細對完欠。多寡確數。分別責免。完多之役。立予功單。記名酌賞。而嚴查需索之弊。庶不致追呼滋擾。若自圖安逸。常委佐貳比課。終屬虛名無益也。

生傷勿輕委驗

驗傷填單。例取保辜。何等慎重。或乃委之佐雜。不知兩造報傷。多先囑託。作故。作作喝報後。印官猶必親驗。以定真僞。佐雜則惟據作口報而已。何足深信。且某傷爲某毆。須取本人確供。辨其形勢器物。萬一傷者殞命。此卽擬抵之據。生前之供狀未明。死後之推求徒費。犯供翻異。案牘糾纏。率由於此。則何如親驗之可恃也。

命案受詞卽宜取供

呈報命案。非屍親。卽地保。宜立刻研問。詳由。及鬪毆之狀。受傷之處。細細詰問。察看供情虛實。自可得其要領。蓋屍親等。甫至縣城。未暇受訟師指揮。代書寫詞。不敢大改情節。且鄉民初見官長。尙有懼心。立時細鞠。真情易露。往余在寧遠。蔣良榮。劉開揚。自斃誣人二案。皆於初報時。訊有疑竇。不致冤濫平民。故知初報卽訊。是最要關鍵。若被告亦到。則更可對簿明確矣。

相驗宜速

一面訊供。卽一面僉役傳驗。無論寒暑遠近。訊畢卽往。以免犯證入城。先投訟師商榷。中途犯到。卽擇可息足處所。提犯鞠問。使其猝不及備。得情自易。

驗屍宜親相親按

地方官擔利害。莫如驗屍。蓋屍一入棺。稍有游移。翻供。便須開檢。檢驗不實。卽干例議。或致罪有出入。便不止於褫職。相驗時。作作報傷之處。須將屍身反覆親看。遇有發變。更須一一手按。以辨真僞。時當盛暑。

斷不宜稍避穢氣。或致作作弊混。且心堅神定。穢亦不到鼻孔。余屢試之。若有鬼神呵護者。驗畢指定真傷。令兇手比對痕合。然後棺斂。自無後慮。如兇手未到。或係他物傷。傷痕分寸。尤須量準。異日追起兇器。比合可成信讞。

當場奉洗冤錄最可折服刁徒

刁悍屍親。或婦女潑橫。竟有不可口舌爭者。執發變爲傷據。指舊痕爲新毆。毫釐千里。非當場詰正。事後更難折服。宜將洗冤錄逐條檢出。與之明白講解。令遵錄細辨。終能省悟。此亦屢試有效。切不可憚半日之煩。貽無窮之累。

詳開檢宜慎

開檢之時。拆骨洗蒸。最爲慘毒。疑似之間。出入重大。遇有屍親翻控。先檢原詳圖格。逐一精研。實有枉抑疑竇。然後詳檢。則問心無愧。倘係屍親妄聽誤告。須細細開導。果能悔悟。自可陳請上官提審。取結免檢。蓋檢而無傷。不惟死者增冤。復令生者坐罪。而曰我依律辦也。是耶非耶。必有能辨之者。昔有強幹太守。號稱吏才。每逢發審命案。輒以詳檢塞責。半年之間。骨殖多提省垣。而太守以暴病死。家屬仳離。官所遺櫬難歸。論者謂有鬼禍。其或然歟。

勿諱命盜

余曷曷平湖。先後佐兩劉君。一三韓。冰齋。光山。仙圃。遇盜案。皆力贊詳辦。不敢諱抑。後犯皆弋獲。主人亦未被議。

當實報時。無知之口。多以余爲迂謹。主人勿惑也。故得竟行余志。是無論例應爾也。兩害相形。則取其輕。盜案四參限滿。止於降調。往往仰荷恩原。猶得棄瑕錄用。諱盜褫革。則一蹶不起矣。命案亦然。善乎劉冰齋之言曰。吾自朝至暮。何時不擔處分。何事不可去官。顧必避盜案之降調耶。冰齋後以保舉知府。擢江西吳城同知去。有味乎其言之也。

吏役宜用老成人

少年吏役。急於見知。原易節取。六七十歲者。其奔走逢迎。往往不如少壯。然服役既久。歷事必多。周知利害。類能持重。選一二人。朝夕承侍。以備顧問。總有裨益。惟若輩性多蒼猾。揣摩附會。是其所長。駕馭之方。尤須畱意。

老成吏役宜畱其顏面

老成之人。多知顧惜顏面。顏面既傷。其蠹弊且甚於少年。既已用之。須曲爲體卹。度其才力。不能勝任。將來難免笞撻之事。卽愼之於先。不以驅遣。或應驅遣。則明示以此意。使之知所感畏。自能實心圖報。獲效不尠。

馭吏役在刑賞必行

寬以待百姓。嚴以馭吏役。治體之大凡也。然嚴非刑責而已。賞之以道。亦嚴也。以其才尙可用。宜罰而姑貸之。卽玩法所自來矣。有功必錄。不須抵過。有過必罰。不准議功。隨罰隨用。使之有以自效。知刑賞皆所

自取而官無成心。則人人畏法急公。事無不辦。姑息養姦。馭吏役者。所當切戒。

至親不可用事

諺云。莫用三爺。廢職亡家。蓋子爲少爺。壻爲姑爺。妻兄弟爲舅爺也。之三者。未必才無可用。第內有噓雲掩月之方。外有投鼠忌器之慮。威之所行。權輒附焉。權之所附。威更熾焉。任以筆墨。則售承行。鬻差票。任以案牘。則通賄賂。變是非。任以倉庫。則輕出重入。西掩東那。弊難枚舉。卽令總覈買辦雜務。其細已甚。亦必至於短發價值。有玷官聲。故無一而可。事非十分敗壞。不入于耳。迨入于耳。已難措手。以法則傷恩。以恩則壞法。三者相同。而子爲尤甚。其見利忘親者。無論意在愛親。而孳孳焉爲親計利。勢必陷親於不義。所以危也。余佐幕三十年。凡署中有公子主事者。斷不受聘。蓋坐視其害。義有不安。以疏間親。分又不可。目擊官之受此累者。比比皆是。乾隆二十九年。諸暨令黃汝亮之重征。五十一年平陽令黃梅之苛斂。並因子累。身干重辟。子亦罹刑。尤炯鑑之昭然者矣。

用親不如用友

然則壻與舅猶可用乎。曰否。特其恩較殺於子。其分較疏於子。或不致十分敗壞。尙易發覺耳。然至於發覺。亦復不易收拾。治壻則礙女。治舅則礙妻。隱忍黜逐。已累不可言。總不若擇賢友而任之。友以義合。守義則尊而禮之。苟其負義。何嫌乎絕交。甚至繩之以法。亦可對人。蓋友有瑕疵。至戚良朋。皆可啓白。且一經受玷之後。託足無方。故自愛者恆多也。

親戚宜優視

然則一行作吏。至親皆可疏乎。曰不然。自未遇以至通籍。莫不厚望於我。其情重可感也。幸得服官。如之何勿念。不畀以事權。則負才者無所肆。不責以功效。則無才者可自容。稱吾之力。衣之食之。分祿以周之。盡吾心焉而已。心有餘而力不逮。無可如何也。第不可靳吾力而薄吾情。致他日還鄉里。無以相見耳。

子弟不宜輕令隨任

官衙習氣。最足壞人。子弟凡家居不應有之事。官中無所不有。雖居官者。紀範極嚴。然時而升堂。時而公出。檢束總有不到。僕從人等。飽食羣居。烏能盡安素分。如耍錢唱曲。養鳥畜魚。嬖優伶。狎變童之類。何地蔑有。衣美食肥。猶其小者。子弟血氣未定。易爲所惑。且若輩唯恐不當公子之意。用事者以此固寵。未用事者以此邀恩。一有所溺。父兄之教難行。爲害不淺。況官非世業。久暫靡常。子弟卽幸無外染。而飽暖嬉閒。筋弛骨懈。設不能仰給於官。將無所恃以自立。故惟子弟可治儒業者。攜之官中。俾受嚴師約束。其他不若各就所長。令其在家治生。以爲久遠之計。

親友不宜概聽赴署

至親密友。義不可却。及可資照料者。偕至官中。不無臂指之助。卽酌量贈遺。力尙能支。然有恆產有恆業者。必不肯離家遠出。惟無用之人。多樂隨任。不知官中公事。須延幕友。官親可辦。不過倉庫。倉庫並關重大。非深可倚信之人。不敢輕託。一時面輒挈之而去。至於無所事事。徒滋悔怨。非惟無益。而又害之。何如

實言婉謝之爲得乎。

愿樸親友當厚遇

官中用人。大率以勢交以利聚。皆烏合也。一朝去官。東西散矣。惟愿樸者有性真。多能委曲相依。此種人平日無可表異之處。必須畱心厚遇。以備無用之用。

任所不可無眷屬

挈眷之官。累也。然實有萬不可已者。署無眷屬。則宅門內如客寓然。一切俱無檢束。官一升堂拜客。僕從卽無顧忌。遇公出。晚夕印匣亦難信託。昔有同寮。子然在官。腰間懸匙纍纍。每出必與印偕。殊非體制。或以姬妾任之。則又不可。賢明者百無二三。小家女何知大義。屬理內政。勢有不能。萬一小有色藝。馴至恃寵攬權。禍更有不可勝言者。采蘋之詩。頌有齊季女。有以夫。

嗜好宜戒

一人之身。侍於旁者。候於下者。奔走於外者。不啻數十百人。莫不窺伺辭意。乘閒舞弊。不特聲色貨利。無一可染。卽讀書賦詩。臨池作畫。皆爲召弊之緣。當其興到時。或試以公事。稍有不耐煩之色。卽弊所從起也。人非聖賢。誰無嗜好。須力自禁持。能寓意於物。而不凝滯於物。斯爲得之。

飲酒宜有節

豪士文人。類多善飲。必止酒而後可爲治。非通論也。但不爲之節。最易誤事。卽於事無誤而被譴者。必曰

適逢使酒。卽官聲之玷矣。余佐幕時。主人多善飲者。皆與之約。非二更扃宅門後不得舉杯。故不必有止酒之苦。而未嘗居耽飲之名。

暇宜讀史

經言其理。史記其事。儒生之學。先在窮經。旣入官。則以制事爲重。凡意計不到之處。剖大疑。決大獄。史無不備。不必鑿舟求劍。自可觸類引伸。公事稍暇。當涉獵諸史。以廣識議。慎勿謂一官一邑。不足見真實學問也。

用財宜節

士旣服官。凡官之所需。及應酬種種。與官俱來者。斷不能省。然官一而已。非闔家皆官也。一人官而家之人無不官樣。祿其足濟乎。且卽官之一身衣服。可以肅觀瞻。與僕可以供任使。似亦足矣。或者備美是求。有一帶而懸表佩玉。極其華麗。費及千金。他物稱是者。究之官聲賢否。全不繫此。而虧累因焉。果何爲哉。故優伶宜屏也。讌會宜簡也。裘馬宜樸也。家人之衣飾宜儉也。量入爲出。節用之道。如是而已。借曰缺美息阜。則有原思用九百之義在。豈患貨之棄於地者。而況其未必然耶。

不節必貪

國家澄敍官方。首嚴墨吏。微特身之辱也。祖父曾犯賊私。子孫雖貴。不准封贈。子孫於封贈祖父後。干犯賊私。並追奪誥敕。是下辱子孫。上辱祖父矣。人卽不自愛。未有甘以墨敗者。資用旣絀。左右効忠之輩。進

獻利策多在可以無取可以取之間。意謂傷廉尙小。不妨姑試。利徑一開。萬難再窒。情移勢偏。欲罷不能。或被下人牽鼻。或受上官掣肘。卒之利盡歸人。害獨歸己。敗以身徇。不敗亦殃及子孫。皆由不節之一念基之。故欲爲清白吏。必自節用始。

宅門內外不同

宅門以外。官也。規模狹隘。則事上接下。無往非獲咎之端。宅門以內。家也。規模闊大。則取多用宏。隨在皆虧帑之漸。

勿使家人有居官之樂

造物勞我以生。無論在官在家。總無逸居之日。仕而引退。非盡求自逸也。必自問有不能勝其任者。因不敢曠官竊祿。仕路何常。宜止則止。顧有知止而不獲止者。大率家人累之。家人樂於在官。卽有不能去官之勢。故居官時。須使宅門以內。仍與家居無異。女紅中饋。不改寒素家風。則家人無戀於一官。而退計不難自決矣。

出納不可不知

身兼庶事。萬不能瑣屑理財。然出納之數。斷不可不知。盡委經手之人。而已不與聞。則我不那移。有那移者。我不侵盜。有侵盜者。至交代時。水落石出。噬臍無及矣。宜屬司筭鑰者。分列正入。正出。襍入。襍出。四簿。按旬一小結。按季一大結。隨時檢閱。則倉庫出入相符。不相符。有餘不足之數。一一在心。設遇去官。交代

冊籍頃刻可成。雖猾吏無能爲弊。更可不致遺漏款目。受後任之推敲。

繁簡一理

或曰。此行於簡僻小縣則可。恐繁劇之地。勢不能行。余應之曰。苟不耐煩。雖簡僻何所用之。不則地異而理一也。何難行之有。夫號稱繁劇。不過增駟站。多迎送耳。亦可另設一簿。以覽其要。特立法非難。任人爲難。有治人。無治法。安所得誠信之人而任之。官之所以不易歟。

財宜實用

賓友僚屬之酬贈贐貨慶弔。一切分所常有。斟酌量力。各視其時。不應則已。應之。須令其人實受吾益。嘗見官中陋習。以此等應酬。無可質證。司出納者。任意短色輕平。甚有至八折九折者。剋其贏以入橐。施者實費。受者虛承。良可浩歎。劉仙圃雁門令浙江時。今爲貴州石阡太守。遇有公分。屬賬房封固加簽。其應標名目。必俟手署。故色或未必全足。而平總不敢稍輕。亦厚交之一道也。

以財用人宜寬

用財須儉。爲一己言之也。若以財用人。則處處宜留餘地。人之聽用於我。無不爲財起見。不使之稍有所利。其心思材力。豈肯實爲我用。且不惟不爲我用也。將轉爲我害。蓋彼既有圖利之心。不至得利不止。我無以利之。必損我以爲利。而利歸於彼。害貽於我矣。且我亦何嘗不計利哉。席官之位。食官之祿。尙欲儉用以自贏。彼事官者。而使一無所贏。其家何賴焉。寬其分。乃安其身。惟恐我之不用。斯收用人之益耳。

財不可入私室

寧遠舊無庫。徵收餉銀。皆貯內室。遇批解。始發匠傾鎔。余以爲非制。創設庫房三間。命庫書司其筭。此正項也。卽廉俸所入。亦儲賬房。應酬日用。皆取給焉。蓋一歸私室。則當問出納於室人。性嗇者慮其絀也。出之不易。或誤事機。性奢者見其贏也。用之無節。必致匱乏。且財之所主。權之所歸也。並有因以干預外事者。若之何勿愼。

官帑不可虧那

侈靡之爲害也。取之百姓不已。必至侵及官帑。其始偶然。繼乃常然。久且習爲固然。而忘其所以然。夫因公那移。卽干嚴律。虛出通關。亦羅重譴。況以私用而虧官帑。實爲侵盜乎。縱或倖逃法網。神且鑒之。矧法亦未可苟免耶。上官之喜怒。一身之疾病。公事之降革。皆不可知。官帑無虧。不過奪職而止。不然。將有制其命者。所當於用財時。先自謹也。

倉儲宜實

夫民亦知積貯之不可少也。實買實貯。事原易行。自換斗移星。權歸胥吏。而有名無實。窒礙多端。初猶藏價於庫。終且庫亦虛懸。而倉愈難言矣。遇有交代。輒移價作收。然堯水湯旱。盛世不免。設遭歉歲。生民之命。繫於倉儲。萬一欲賑無糧。欲借無種。嗷嗷哀雁。恐不能以美言市也。昔余佐幕浙中。嘗以此意語主人。求實倉廩。主人頗不河漢。余言。比官湖南。亦持此論。誠勉同官。蓋庫虧尙可補苴於一時。倉空萬難籌措。

於臨事。有備無患。守土者何等關係。其可度外置乎。

稱職在勤

呂氏當官三字。曰清。曰慎。曰勤。所謂三歲孩子道得。八十歲老翁做不盡者。嘗與同官侍王蓬心先生。論三事次第。先生以清爲本。同官唯唯。余謹對曰。殆非勤不能。先生曰。何故。則又對曰。兢兢焉。守絕一塵矣。而宴起晝寢。以至示期常改。審案不結。判稿遲留。批詞濡滯。前後左右之人。皆足招搖滋事。勢必不清。何慎之有。先生曰。誠知君之得力有自也。因爲同官交勸焉。凡余臆說。力求稱職之故。固無一不恃乎勤也。

勤在以漸以恆

嗟乎。勤之爲道難言矣。求治太急者。病在躁。疾行無善步。其勢必蹶。道貴行之以漸。一鼓作氣者。病在銳。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其後難繼。道貴守之以恆。漸則因時制事。條理無不合宜。恆則心定神完。久遠可以勿倦。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念之哉。

署印與實任不同

實授之官。吏民皆知敬畏。浹之以德。感而化焉。俗雖敝。可以循循誘也。署印官地方。格格不入。風土馴良。猶可循分爲之。若刁悍疲弊之俗。萬難措手。力求稱職者。養癰貽患。既心有不安。稍欲整頓。則羣焉詫爲怪事。吏役既呼應不靈。士民亦恩威難治。緩之則驕玩益甚。急之則謗譟繁興。上不負公。下能善俗。其何道之從。人地相宜。唯用人者權之耳。

會辦公事勿瞻徇

事由專辦。自可慎始圖終。若以數人會辦一事。心術難齊。才略亦異。尤宜細細協恭。商酌萬一。意見齟齬。或罪關出入。或案有支離。當將利害關鍵。剴切明言。言之不聽。不妨直抒己見。向上官委婉稟陳。切不可附和雷同。昧心分謗。特論須秉公。慎勿偏持矯激。轉自居於理細也。

勿以私人爲耳目

事來輒理。卽非曠官。有等恃才之吏。假私人爲耳目。風聞訪事。幸而偶中。自訝神明。流弊所至。必有因風吹火。李代桃僵者。夫民間多事。全賴官爲檢省。官先喜事。則好事之徒。安得不聞風而起。小則累人。大且自累。知政禮者。不宜爲此察察也。

書版摺以備遺忘

官之一身。實叢百務。精神稍不周到。卽開左右窺伺之機。宜設粉版一方。將應辦事件。隨手登記。辦一條。抹一條。自無遺忘之患。事須謹慎者。或密書手摺誌之。總不必陽詡精明。授人罅隙。

勿輕薦幕賓長隨

此愛人之道也。幕賓長隨利弊。前已歷歷言之。寮友訪人於我。果相信有素。自當應其所求。如以素未深信之人。姑爲塞責。使寮友以信我之故。過信其人。萬一誤事。何以相見。故素未深信之人。斷不必徇情說項。或有推薦。亦當詳其所長。不諱其所短。使用之者可略短以取長。庶於事無債。於心可安。

公過不可避

語有之。州縣官如琉璃屏。觸手便碎。誠哉是言也。一部吏部處分則例。自罰俸以至革職。各有專條。然如失察。如遲延。皆爲公罪。雖奉職無狀。大率猶可起用。若以計避之。則事出有心。身敗名裂矣。故遇有公罪案件。斷斷不宜迴護。幸免。自貽後讐。

私罪不可有

凡侵貪那移。以及濫刑枉法諸條。皆己所自犯。謂之私罪。夫公罪之來。雖素行甚謹。亦或會逢其適。私罪則皆孽由自作。果能奉公守法。節用愛人。夫何難免之有。

事難入廟者斷不可爲

爲吏者。欲求不愧不怍。衾影無慚。萬萬不能。勢會所乘。容有不能不爲。不得不爲之事。但其所以必爲之。故尙近於公。要可告之神明。如戀棧虐民。或逢迎希進。法紀不顧。甘爲罪首。發念之端。不可以入廟門者。斷不可爲。余自勘生平佐治多年。堅守合則留。不合則去之義。主人亦不余強。幸免疚心。入官以後。行有不慊于心者矣。然每入神廟。檢點此中。猶可自白。或者其無大譴乎。甚矣吏之難爲也。

上下易隔

嗟乎。吏之難爲。蓋非一端已也。上官易事也。而有致我不能事者。下民欲愛也。而有致我不能愛者。中有所隔也。隔我者。我可察之。我爲所隔者。非我得自爲也。昔南唐潘在庭。以財結勢要。曰。非以求援。但恐其

冷語冰人耳。冷語之冰，端士尤甚。於此而欲不傷品，不招尤，談何容易矣。

當思官有去日

居官時不患無諛詞，而患無規語。民即怨詛，不遽入耳。迨去官而賢否立判，民有戀惜之聲者，賢吏也。苟其不賢，道路相慶，雖遷擢去，不能防民之口，去以他故，詬詈隨之。候代需時，有莫爲之居停者矣。故治柄在手，當時時念有去官之日，自然不敢得罪於羣黎百姓。

勿沽名邀譽

如之何而可不得罪於羣黎百姓？曰：誠而已矣。三代直道之風，今猶古也。爲治有體，焉得人人而悅之？一有沽名邀譽之私，其奉我以虛名虛譽者，即導我以偏好偏惡，而便民之事，亦且病民。惟出之以誠，求盡吾心焉。有隱受吾庇者，雖姦胥蠹役，訟師地棍之類，謗聲交作，不足卹也。

守身

事君不忠，謂之不孝。守身云者，非全軀保妻子之謂也。致身之義，安危一理。非遭授命之時，當凜全歸之念，不惟敗檢玩法，方爲辱親，即肆虐百姓，道路有口，穢及父母，辱莫大焉。聞諸吾師孫景溪先生，爾周曰：牧民者，能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百無一二，但與部民相安，毋貽父母惡名幸矣。官惟州縣去民最近，辱親亦惟州縣官最易。詩曰：無忝爾所生。子曰：君子懷刑。孟子曰：守身爲大。嘗以三言自儆，其庶幾乎。

爲治當念子孫

民易虐也。然虐民者，往往無後。悖入悖出，其顯焉者已。將治士子，則念子孫有爲士子之日。將治白丁，則念子孫有爲白丁之人。自然躁釋矜平，終歸仁恕。寧遠勘丈之事，舊多反覆。余嘗誓於兩造曰：吾才識勢不能周，如有袒私，他日爾子孫鬪爭，吾子孫亦鬪爭。爾子孫以鬪爭釀命，吾子孫亦以鬪爭釀命。願爾子孫自吾此勘，永杜爭端。卽吾子孫之幸也。四年間，本境勘案及委勘隣境之案，從無齟齬者。未必果無差謬。吾心盡，則人亦諒之。故爲治者，治堂下百姓，當念家中子孫。不然，喜怒由己，枉濫必多。余學膚德薄，深懼不能爲治。到官之初，撰十四言懸之客座曰：官名父母，須慈愛。家有兒孫，望久長。時時循覽，自省。比去官，邑紳贈余別聯曰：爲政真如慈父母，願公長得好兒孫。蓋卽用座聯之意，受之彌增愧慙。

勿貽毒子孫

嗚呼！此先贈公遺訓也。輝祖生十歲，先贈公將之粵東，紆道會稽外家。輝祖從舟中，雜舉經書，令輝祖背誦。問輝祖讀書何所求，輝祖對曰：求做官。先贈公曰：兒誤矣。此亦讀書中一事，非可求者。求做官，未必能做人。求做人，卽不官，不失爲好人。逢運氣當做官，必且做好官，必不受百姓詬罵。不貽毒子孫。輝祖跪而受命。詳先贈公行述中三十年幕游閒，有幹吏居官，虐取以悅上官，不少畱百姓餘地。當其時，詬罵無算，不轉睫而坐罪去。子孫且流落於所官之地，重爲百姓唾辱。益思先贈公訓辭深切，栗栗不敢忘。

衰病當知止

進一階。更望一階。仕路豈有止境。昔人以宦海爲喻。孤舟一葉。日顛簸於洪濤巨浪中。力稍怯。不能把柁。非入溜。卽落滌矣。幸得近岸。奈何不止。嘗讀廉頗馬援二傳。未嘗不廢書流涕也。蓋膂力方剛。自宜勤勞國事。分無止理。老年志進。鮮不償者。不獨州縣官也。而州縣官之職。繁冗瑣瑣。尤非衰病所宜。故自審精神不能管攝。卽當凜知止不殆之義。

去官宜清楚

容齋隨筆云。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蓋謂上場有下場時也。老去。病去。降黜去。陞遷去。終有一去。去之日。任內公私代務。必須一一清楚。寧喫虧。毋便宜。稍餘未了。卽是牽挂之根。如經手工程錢糧。慮有咨追者。須將底冊畱存。以備他時登答。諺云。一世爲官三世累。不可不深長思也。

還鄉

去官之後。卽爲鄉人。自應還故鄉。依先隴。嘗見罷官者。或居宦游之省。或籍流寓之方。不知人盡可官。獨遭運會。縣縣先德。鍾萃一身。幸得祿養。釣游之地。親所不忘。不則宰樹塋田。均當料理。何忍一盂麥飯。委之他人。且隣里皆非素習。過從類屬新交。非有香火之情。又乏葭莩之誼。設遇緩急。誰復相關。子孫皆賢。尙能自立。倘材質未能過衆。又孰與董率而扶掖之。熟籌全局。請爲誦五柳先生歸去來辭。



學治續說

汪輝祖纂

本館據讀畫齋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學治續說目錄

官聲在初蒞任時

勿苟爲異同

多疑必敗

舊制不可輕改

常例應酬不宜獨減

須爲百姓惜力

官價宜有檢制

保富之道

法貴準情

宜求不干清議

墨吏不必爲

假命案斷不可蔓延

辦重案之法

勿彰前官之短

爲治不可無才

宜因時地爲治

陋規不宜遽裁

美缺尤不易爲

勿以土物充饋遺

保富

辦賑勿圖自利

能反身則恕

吏不可墨

清不可刻

盜案宜防誣累

辦案宜有斷制

隣境重案不宜分畛域

清理民欠之法

用人不易

差遣吏役不可假手代筆

宜勿致民破家

事未定勿向上官率陳

勿臧否上官寮友

舊典關勸懲者不可不舉

幹才可備緩急者宜畱意

勿爲非分之事

遇倉猝事勿張皇

退大不易

社義二倉之弊

申明上下易隔之故

宜防左右壅蔽

拒捕不宜輕信

與上官言不宜徑盡

上官必不可欺

告下之語必須詳細

治莠民宜嚴

安命

事慎創始

進退不可游移

治貴實心尤貴清心

學治續說

蕭山汪輝祖煥曾纂

官聲在初莅任時

官聲賢否。去官方定。而實基於到官之初。蓋新官初到。內而家人長隨。外而吏役訟師。莫不隨機嘗試。一有罅漏。羣起而乘之。近利以利來。近色以色至。事事投其性之所近。陰竊其柄。後雖悔悟。已受牽持。官聲大玷。不能箝民之口矣。故莅任時。必須振刷精神。勤力檢飭。不可予人口實之端。

勿彰前官之短

人無全德。亦無全才。所治官事。必不能一無過舉。且好惡之口。不免異同。去官之後。瑕疵易見。全賴接任官彌縫其闕失。居心刻薄者。多好彰前官之短。自形其長。前官以遷擢去。尚可解嘲。若緣事候代。寓舍有所傳聞。必置身無地。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不畱餘地以處人者。人亦不畱餘地以相處。徒傷厚德。爲長者所鄙。

勿苟爲異同

立身制事。自有一定之理。惟人是倚。勢必苟同。以己爲是。勢必苟異。苟同者。不免詭隨。苟異者。不免過正。每兩失之。惟酌於理所當然。而不存人己之見。則無所處而不當。故可與君子同功。亦不妨爲小人分謗。

爲治不可無才

才者德之用。有圖治之心。而才不足以濟之。則內外左右。皆得分盜其柄。以求自濟其私。故一事到手。須自始徹終。通盤熟計。實能收之。然後發之。萬一難以收局。且勿鹵莽開端。蓋治術有經有權。惟有才者能以權得正。否則守經猶恐不逮耳。

多疑必敗

疑人則信任不專。人不爲用。疑事則優柔寡斷。事不可成。二者皆因中無定識之故。識不定。則浮議得以搖之。凡可行可止。必先權於一心。分應爲者。咎亦不避。分不應爲者。功亦不居。自然不致畏首畏尾。是謂膽生於識。

宜因時地爲治

有才有識。可善治矣。然才貴練達。識貴明通。遇有彼此殊尙。今昔異勢者。尤須相時因地。籌其所宜。若自恃才識有餘。獨行其是。終亦不能爲治。譬之醫師用藥。不知切脈加減。而專襲成方。則蕩蕩殺人。未始不與砒信同禍。

舊制不可輕改

今人才識。每每不若前人。前人所定章程。總非率爾。不能深求其故。任意更張。則計畫未周。必致隱貽後累。故舊制不可輕改。

陋規不宜遽裁

裁陋規。美舉也。然官中公事。廉俸所入。容有不敷支給之處。是以因俗制宜。取贏應用。忽予汰革。目前自獲廉名。迨用無所出。勢復取給於民。且有變本而加厲者。長貪風。開訟釁。害將滋甚。極之陋規不能再復。而公事棘手。不自愛者。因之百方掊克。姦宄從而藉端。善良轉難樂業。是誰之過歟。陋規之目。各處不同。惟吏役所供。萬無受理。他若平餘津貼之類。可就各地方情形。斟酌調劑。去其太甚而已。不宜輕言革除。至署篆之員。詳革陋規。是謂慷他人之慨。心不可問。君子恥之。

常例應酬不宜獨減

凡有陋規之處。必多應酬。取之於民。用之於官。諺所謂以公濟公。非實宦橐也。歷久相沿。已成常例。萬不容於例外加增。斷不可於例中扣減。倘應出而吝。象齒之焚。不必專在賄矣。

美缺尤不易爲

俗所指美缺。大率陋規較多之地。歲例所入。人人預籌分潤。善入而善出。惟才者能之。或不善於入。而不能不出。則轉自絀矣。慮其絀而入之不謹。禍不旋踵。懼有禍而入之稍愼。又不足以應人之求。故美缺尤不易爲。自好者。萬不宜誤聽慫恿。垂涎營調。白香山詩云。妻妾歡娛僮僕飽。始知官職爲他人。今之爲美缺者。飽僮僕而已。妻妾歡娛其名也。實且貽子孫之累焉。余嚮客歸安。夜中聞雁。有稻梁羣鷺共。霜露一身寒之句。非有所感也。主人王晴川。士听。義州人。諷詠數過。潛然泣下。明年以終養去官。居美缺者。可不常自

儆乎。

須爲百姓惜力

先儒有言。一命之士。苟畱心於愛物。於物必有所濟。身爲牧令。尤當時存此念。設遇地方公事。不得不資於民力。若不嚴察吏役。或又從而假公濟私。擾累何堪。故欲資民力。必先爲民惜力。不惟弭怨。亦可問心。勿以土物充饋遺。

地產土宜。非有土官之利也。偶因取給之便。奉上官。贈寮友。後遂沿爲故事。甚至市以官價。重累部民。毒流無既。如之何可爲厲階也。故舊規所有。尙宜斟量裁減。若所產之物。素未著名。斷不可輕用饋遺。貽後人之害。禍同作俑。

官價宜有檢制

境當孔道。酬酢殷繁。器用食物。間有官價之名。或取自舖戶。或供自保役。非攤派。卽墊賠。洵非善政。然陋習相仍。概予裁革。轉恐事多棘手。此宜量爲節制。可已則已。萬勿任見小幕客。漁利家人。借端市索。致民力不堪。激而上控。

保富

藏富於民。非專爲民計也。水旱戎役。非財不可。長民者保富有素。遇需財之時。懇惻勸諭。必能捐財給贖。雖慘於財者。亦感奮從公。而事無不濟矣。且富人者。貧人之所仰給也。邑有富戶。凡自食其力者。皆可藉

以資生。至富者貧。而貧者益無以爲養。適有公事。必多梗治之患。故保富是爲治要道。

保富之道

官不潔己。則境之無賴。借官爲孤注。擾富人以逞其慾。官利其驅富人而訟。可以生財也。陽治之。而陰庇之。至富人不能赴愬於官。不得不受無賴之侵凌。而小人道長。官爲民仇矣。夫朝廷設官。勦暴安良。有司之分。惟暴是縱。惟良是侮。負國負民。天豈福之。故保富之道。在嚴治誣擾。使無賴不敢藉端生事。富人可以安分無事。而四境不治者。未之有也。

辦賑勿圖自利

此不便言。且不敢言。然亦不忍不言。地方不幸而遇歉歲。自查災以至報銷。層層需費。不留餘地。費從何出。不便言。不敢言者。此也。但尅減賑項。以歸私橐。被災之戶。必有待賑不得。流爲餓殍者。上負聖恩。下傷民命。喪心造孽。莫大於是。此吾所爲不忍不言也。昔濟源衛公哲治。牧邳州。盡出賑贏。設棲流所。贍養飢離。雁戶全活無算。同時辦賑之吏。競笑其迂。然肥橐者。多不善後。公獨簡在宸衷。不數年累遷至安徽巡撫。陟工部尙書。致仕。尹中堂文端公繼善。總督兩江時。余嘗見其辦賑條告。末云。倘不肖有司。尅賑肥家。一有見聞。斷不能倖逃法網。卽本部堂稽察有所不到。吾知天理難容。其子孫將求爲餓殍。而不可得。痛哉言乎。讀至此。而不實力救荒。其尙有人心也哉。

法貴準情

余昔佐幕。遇犯人有婚喪事。案非重大。必屬主人。曲爲矜卹。一全其吉。一愍其凶。多議余迂闊。比讀輟耕錄。匠官仁慈一條。實獲我心。匠官者。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器世榮也。有匠人程限稽違。案具。吏請引決。羅曰。吾聞其新娶。若責之。舅姑必以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姑置勿問。後或再犯。重加懲治。可也。此真仁人之言。乾隆三十一年間。江蘇有幹吏張某。治尙嚴厲。縣試一童子。懷挾舊文。依法枷示。童之嫻友環跪乞恩。稱某童婚甫一日。請滿月後補枷。張不允。新婦聞信自經。急脫枷。童子亦投水死。夫懷挾宜枷法也。執法非過。獨不聞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乎。滿月補枷。通情而不曲法。何不可者。而必以此立威。忍矣。後張調令南匯。坐浮收漕糧。擬絞勾決。蓋卽其治懷挾一事。而其他慘刻可知。天道好還。捷如杓鼓。故法有一定。而情別千端。準情用法。庶不干造物之和。

能反身則恕

且身爲法吏。果能時時畏法。事事奉法乎。貪酷者無論。卽謹慎自持。終不能於廉俸之外。一介不取。如前所云陋規。何者不干國法。特宿弊因仍。民與官習。法所不及。相率倖免耳。官不能自閑於法。而必繩民以法。能無媿歟。故遇愚民犯法。但能反身自問。自然歸於平恕。法所不容姑脫者。原不宜曲法以長姦情。尙可以從寬者。總不妨原情而略法。

宜求不干清議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當未遇時。聞談長吏害民之政。未嘗不扼腕太息。洎乎得志則昧。殷鑒之訓。當局者

迷古今同慨。故幸而居官。能回念扼腕之故。常求不干清議。自無失政。

吏不可墨

我朝立賢無方。用惟其才。高門貴胄。世受國恩。目染耳濡。蚤嫻吏治。所慮生長華廕。止知富貴。吾所自有。當日凜象齒焚身之戒。力求無替家聲。至寒畯之士。科第起家。視白首窮經者。遭逢天壤。豈可遽舍所學。同於猾吏之爲。若乃進以他塗。尤必自問。可用於時。而後求爲時用。何致一登仕版。卽不自愛。旣爲牧令。皆有廉有俸。有自然之利。無論美缺。卽缺甚不堪。總勝舌耕餬口。盡心爲之。尙恐不能稱職。有孤民望。如復朶民以生。重負設官之義。鬼神鑒之矣。昔孫西林先生。含中官浙藩時。常祿之外。不名一錢。或勸爲子孫地。曰。吾未見紅頂官兒孫。至於行乞。如其行乞。則祖宗之咎也。聞者至今誦之。

墨吏不必爲

吏不可墨固已。余則以爲匪惟不可。亦且不必。數十年前。吏皆潔謹。折獄以理。間以賄勝。深自諱匿。自一二虧帑之吏。藉口彌補。稍稍納賄。訟者以賄爲能。官惟賄徑不開。莫得而汙之。偶一失檢。墨聲四播。蓋家人吏役。皆甚樂官之不潔。可緣以爲姦。雖官非事事求賄。而若輩必曰。非賄不可。假官之聲勢。實彼之橐囊。官已受其挾持。不能治其撞騙。且官以墨著。訟者以多財爲雄。未嘗行賄。亦冒賄名。其行賄者。又好虛張其數。自詡富豪。假如費藏鏹三百兩。必號於人曰。五百兩。而此三百兩者。說合過付。吏役家人。在在分肥。官之所入。不能及半。而物議譁傳。多以虛數布聞。上官之賢者。必撫他事彈劾。卽意甚憐才。亦必予以

媿厲之方。其不賢者。則取其半以辦公。而所出之數。已浮於所入之數。不得不更求他賄。自補其匱。而上官之風聞復至。故貧必愈墨。墨且愈貧。陽譴在身。陰禍及後。則何如潔己自守者。臨民不忤。事上無尤乎。清不可刻。

清特治術之一端。非能是遂足也。嘗有潔己之吏。傲人以清。爲治務嚴。執法務峻。雖黃在口。人人側目。一事偶失。環聚而攻之。不原其禍所由起。輒曰廉吏不可爲。夫豈廉之禍哉。蓋清近於刻。刻於律已可也。刻於待人不可也。

假命案斷不可蔓延

應抵命案。吏役尙知畏法。惟自盡路斃等事。更易蔓延滋擾。蓋百姓無知。最懼人命牽連。恐嚇撞騙。易於藉口。全賴相驗時力歸簡易。凡自盡人命。除釁起威逼。或有情罪出入。尙須覆鞠。其餘口角輕生。儘可當場斷結。不必押帶進城。令有守候之累。如死由路斃。及失足落水。則驗報立案。不待他求。有等鵠突問官。妄向地主兩隣。根尋來歷。以致輾轉撻拉。徒飽吏役之橐。造孽何有紀極哉。

盜案宜防誣累

安良必先治盜。而寄賊買賊之累。又因治盜而起。凡誣累窩夥。猶可畱心訪察。至寄買贓物之虛實。爲輿論之所不著。不惟黠賊易於挾嫌嫁禍。且有捕役牢頭。擇殷實獐。因而爲利者。卽官爲審釋。良民已受累不堪矣。浙中舊習。獲賊到官。率供無主之案。混認多賊。指某某寄頓。某某價買。承行之吏。據供弔賊。僉差

四出追賊無着落。終以游供完結。而役婪於橐。吏分其肥。愿民被獲賊之害。境內不受治盜之益。余居鄉時。深知此弊。故佐主人治盜。惟嚴究有主之賊。而不起無主之賊。前於藥言約略言之。今錄簡易之法於左。以備採擇。

尋常竊賊。止須飭地保諭弔。諭內註明。速將原賊交保稟解。不必到官。如果被誣。許自行呈懇。慎毋託故諉延。致干差擾。嚮在嘉湖幕中。行之。民以爲便。未有不繳不懇者。

案重賊多。必須差弔者。檄內註明。止許弔賊。不必帶審。如未買未寄。聽本人呈懇。毋許提人滋擾。庶捕役不敢肆橫。

以被誣呈懇者。受詞時。卽提犯質釋。俾免守候。或卽於詞內批釋。不必令平民與賊匪對簿。以卹善良。無論爲窩爲夥。買賊寄賊。有懇稱與賊並不相識。橫被誣扳者。其中必有教供之人。可令被誣者雜立稠人之中。先令賊犯指認。如指辨模糊。立時諭歸安業。專治賊犯以誣良之罪。然此法須時時變通用之。習以爲常。則其人狀貌。教供者亦能預先說知。倘以識面爲非誣。恐又成冤獄耳。

至印官事冗。小竊案件。有不能不發佐貳代訊之勢。但聽其查辦。卽不免有需索之弊。應令訊畢。卽送草供。一切傳主弔賊。俱由親核。庶權不下移。民不受擾。

辦重案之法

一人治一事。及一事止數人者。權一而心暇。自可無誤。或同寅會鞠。事難專斷。或案關重大。牽涉多人。稍

不靜細。卽滋冤抑。遇此等事。先須理清端緒。分別重輕。可以事爲經者。以人緯之。可以人爲經者。以事緯之。自爲籍記。成算在胷。方可有條不紊。不墮書吏術中。其土音各別。須用通事者。一語之譌。毫釐千里。尤宜慎之又慎。

辦案宜有斷制

斷制云者。非師心自用也。案無大小。總有律例可援。援引既定。則例得無干者。皆無庸勾攝。人少牽連。案歸簡淨矣。邇見貌爲精慎之吏。不知所裁。以極細事。而累出隣證。延蔓不休。有因而破家釀命者。曾爲寒心。敢陳苦口。

隣境重案不宜分畛域

守土之官。治不越境。似也。然遇隣境命盜重案。一有風聞。卽宜星火緝防。稍分畛域。受之以需。致犯得遠竄。已失敬公之義。其或假道境內。終且牽連被議。豈非自取之乎。

社義二倉之弊

談積貯於民間。社義二倉尙已。然行之不善。厥害靡窮。官不與聞。則飽社長之橐。官稍與聞。則恣吏役之姦。蒸貸粟之戶。類多貧乏。出借難緩。須臾還倉。不無延宕。官爲鉤稽。吏胥規費。筭鑰之司。終多賠累。故屈更替之期。畏事者多方規避。牟利者百計營求。甚有因而虧那。僅存虛籍者。此社長之害也。其或勸捐之日。勉強書捐。歷時久遠。力不能完。官吏從而追呼。子孫因之受累。此捐戶之害也。此等良法。固不宜因噎

廢食。究不容刻舟求劍。欲使吏不操權。倉歸實濟。全在因時制宜。因地立法。舊有捐置者。務求社長得人。爲之設法調劑。捐戶如果無力完繳。亦不妨據實詳免。若本未捐設。斷不必慕好善虛名。創捐貽患。

清理民欠之法

花戶欠賦。是處有之。顧亦有吏役侵收。冒爲民欠者。余署道州。因前兩任。皆在官物。故累年民欠。不得不收。因創爲呈式。令投牒之人。於呈面註明本戶。每年應完條銀若干。倉穀若干。無欠則註全完。未完則註欠數。除命盜外。尋常戶婚。田土。錢債。細事。俱批令完欠。候鞠。欠數清完。卽爲聽斷。兩造樂於結訟。無不尅日輸將。間有吏役代完侵蝕。字據可憑。立予查追清款。其無訟案者。完新賦時。飭先完舊欠。行之數月。欠完過半。第此事必須實力親稽。方有成效。倚之幕賓書吏。總歸無濟。

申明上下易隔之故

或問何以謂之上下易隔。曰。理甚易明。事則不能盡言也。爲上官者。類以公事爲重。萬不肖苛求於下。而左右給事之人。不遂其慾。輒相與百方媒孽。昔吾浙有賢令。素爲大吏所器。會大吏行部過境。左右誅求未厭。一切供儲皆陰爲撤去。曉起鐙燭。夫馬一無所備。遂撓大吏之怒。撫他事劾去。此隔於上之一端也。又有賢令。勤於爲治。纖鉅必親。賞罰必信。其吏役有不得於司閫者。遇限日硃單。必濡遲而出。比其反也。又不卽爲轉稟。率令枉受逾限之譴。此隔於下之一端也。被害者據實面陳。何嘗不可立懲其弊。然若輩勢同狼狽。所易之人。肆毒尤甚。安能事事瀆稟。頻犯投鼠之忌。故下情終不可以上達。曰易隔也。

用人不易

吾友邵二雲編修晉涵言今之吏治三種人爲之官。擁虛名而已。三種人者。幕賓、書吏、長隨也。誠哉言乎。官之爲治。必不能離此三種人。而此三種人者。邪正相錯。求端人於幕賓。已什不四五。書吏間知守法。然視用之者以爲轉移。至長隨則罔知義理。惟利是圖。倚爲腹心。鮮不僨事。而官聲之玷。尤在司閹。嗚呼。其弊非說所能罄也。約之猶恐稽察難周。縱之必致心膽並肆。由余官須自做之說而詳釋之。其必有所自處乎。

宜防左右壅蔽

給事左右之人。利在朦官舞弊。最懼官之耳目四徹。凡余所云。款接紳士。勤見吏役。皆非左右所樂。必有多其術以相撓制者。須將簡號房不得阻賓。及吏役事應面稟之故。開誠宣布。示貼大堂。俾人人共見共聞。並於理事時。隨便諄諭。庶左右不敢弄權。耳目無虞壅蔽。

差遣吏役不可假手代筆

署中翰墨。不能不假手親友。至標吏、辦稿、僉役、行牌。雖公事甚忙。必須次第手治。若地處衝要。實有勢難兼顧之時。不便畱牘以待。則准理詞狀。卽付值日書吏承辦。應差班役。可於核稿時。填定姓名。總不可任親友。因忙代筆。開資緣賄託之漸。

拒捕不宜輕信

此條已具佐治藥言。今復及之者。幕不見役而念民。故意常平。官未見民而信役。故氣易激。役不得逞。志於民。輒貌爲可憐之狀。或毀檄。或毀衣。以民之頑橫。面陳於官。從而甚其辭焉。謂其目無官法也。官未有不色然駭。勃然怒者。官怒而役狡行。民害生矣。夫拒捕有罪。人盡知之。爲鹽梟。爲盜劫。犯罪而求倖脫。是以敢拒捕也。若催賦傳訊。民尙無罪。何致拒捕。偏聽而輕信之。一役得志。羣役轉相效倣。民之得自全者。幾何。當役稟時。平心熟察。則瑕點之弊。自然流露。姑將原檄存銷。而止以應辦之事。另檄改差。及其人到官事結。告以拒捕罪名。及所以不遽辦拒捕之故。民知愛畏。卽役亦不敢再萌故技。

宜勿致民破家

諺有之。破家縣令。非謂令之權。若是其可畏也。謂民之家。懸於令。不可不念也。令雖不才。必無忍於破民家者。然民間千金之家。一受訟累。鮮不破敗。蓋千金之產。歲息不過百有餘金。婚喪衣食。僅取足焉。以五六金爲訟費。卽不免稱貸以生。況所費不止五六金乎。況其家不皆千金乎。受牒之時。能懇懇惻惻。剴切化誨。止一人訟。卽保一人家。其不能不訟者。速爲讞結。使無大傷元氣。猶可竭力補苴。亦庶幾無忝父母之稱歟。

與上官言不宜徑盡

是說也。有所受之也。余性戇直。言無不盡。居鄉佐幕。無不皆然。將謁選人。故人贈別。謂對上官言須慎默。余雖服膺。猝難自制。凡遇上官詢問公事。無不披款直陳。倖叨信任。免於咎戾。然有賞識最優之上官。一

日詢及家世。遂縷述烏私。備摭素悃。上官曰。子有退志乎。復謹對曰。不敢冒昧。他日力不能支。惟祈恩鑒矣。甚蒙許可。並諄諭不宜戀棧之故。越一年餘。傷足告病。忽以前語致疑。指爲規避。再三驗實。甫獲放還。益感故人之戒。非身歷不知。故對上官言。不宜徑盡。機不密。則失身。可不慎哉。

事未定勿向上官率陳

率陳之故有二。一則中無把握。姑飭上官意趣。一則好爲誇張。冀博上官稱譽。不知案情未定。尙待研求。上官一主先入之言。則更正不易。至駁詰之後。難以聲說。勢必護前遷就。所傷實多。

上官必不可欺

天下無受欺者。矧在上官。一言不實。爲上官所疑。動輒得咎。無一而可。故遇事有難爲。及案多牽窒。宜積誠瀝悃。陳稟上官。自獲周行之示。若誑語支吾。未有不獲譴者。蒼猾之名。宦塗大忌。

勿臧否上官寮友

事有未愜於志者。上官不妨婉諍。寮友自可昌言。如果理明詞達。必荷聽從。若不敢面陳。而退有臧否。交友不可。況事上乎。且傳述之人。詞氣不無增減。稍失其真。更益聞者之怒。惟口興戎。可畏也。

告下之語必須詳細

吏役鄉氓。均無達識。凡差遣聽斷。不將所以然之故。詳細諭知。必且懵於遵率。吏役則周折貽誤。鄉氓則含混滋疑。均足累治。

舊典關勸懲者不可不舉

教民之要。不外勸懲二端。如朔望行香。宣講聖諭。勸農課士。鄉飲賓興。尊禮師儒。採訪節孝之類。皆勸懲之灼然者。近多目爲具文。余初莅寧遠。時方孟夏。示日勸農。皆訝異數。至鄉飲酒禮。吏莫詳其儀注。不揣迂腐。一切典禮。次第行之。三四年中。耳目一新。頑惰革面。士奮科名。婦知貞節。用力無多。收效甚鉅。夫通都大邑。猶曰公務殷繁。不遑兼顧。若簡僻之區。何致夙夜鞅掌。而亦廢弛不舉乎。吾願圖治者。先由此始。

治莠民宜嚴

剽悍之徒。生事害人。此莠民也。不治則已。治則必宜使之畏法。可以破其膽。可以鍛其翼。若不嚴治。不如且不治。蓋不遽治。若輩猶懼有治之者。治與不治等。將法可翫。而氣愈橫。不至殃民。羅辟不止。道德之弊。釀爲刑名。韓非所爲與老子同傳。而萑苻多盜。先聖歎子產爲遺愛也。

幹才可備緩急者宜畱意

然其中間有勇幹之才。錯走路頭者。亦宜隨時察識。陰爲籍記。或選充練保。或收補民壯。懾之以威。懷之以德。使其明曉禮義。就我範圍。設遇緩急。未始不可收驅策之功。第此乃使詐使貪之妙用。非有知人之明者。不能略一失誤。關門養虎矣。

安命

飲啄前定。況任牧民之職。百姓倚爲休戚乎。不有宿緣。安能爲治。緣盡則去。非可以人謀勝也。能者有遷

調之勢。而或以發揚見抑。庸者無遷調之才。而或以真樸受知。且有甚獲上而終蹉跌。甚不獲上而荷提攜者。謀而得不謀。而亦得。愈謀而愈不得。有定命焉。知其爲命。而勤勤焉。求盡其職。則得失皆可。不計。卽不幸而以公過挂礙。可質天地祖宗。可見寮友嫗族。不足悔也。

勿爲非分之事

趨吉避凶。理也。公爾忘私。不當存趨避之見。惟貪酷殃民。叢脞曠職。及險詐陰謀。因而獲罪者。咎由自取。外是則皆命爲之矣。然福善禍淫。天有顯道。以約失鮮。至竟不罹大戾。恣行威福之人。幸保令名。百無二三。不敗則已。敗則不止。廢黜能辨吉凶者。爲吾分之所當爲。而不爲吾分之所不當爲。自符吉兆。而遠凶機。趨避之道。如是而已。

事慎創始

非萬不得已。止宜率由舊章。與民休息。微特孽不可造。卽福亦不易爲。不然。如社倉。如書院。豈非地方盛舉。而吾言不必創建。獨非人情乎哉。社倉之弊。前已言之。書院之名。經始勸捐於民。總不無所費。及規模既定。或倚要人情面。薦剡主講。其能盡心督課者。什不得三四。師旣僅屬空名。弟亦遂無實學。以閭閻培植子弟之資。供長吏應酬情面之用。已爲可媿。其尤甚者。資不給用。則長吏不得不解橐以益之。而歸咎於始謀之不臧。是何爲乎。夫書院猶有遺累。況其他哉。故善爲治者。切不可有好名喜事之念。冒昧創始。

遇倉猝事勿張皇

天下未有不畏官者。官示以不足畏。則民玩。至官畏民。而獷悍之徒。遂無忌憚矣。抗官閥堂。犯者民。而使
之敢犯者官也。事起倉猝。定之以幹。尤貴定之以靜。在堂勿退堂。在座勿避座。莊以臨之。誠以諭之。望者
起敬。聞者生感。獷悍者無敢肆也。張皇則釀事矣。臨民者不必猝遇其事。而不可不豫其理。所以豫之者。
全在平日有親民之功。民能相信。則雖官有小過。及事遭難處。亦斷斷不致有與官爲難者。

進退不可游移

仕而進。經也。不獲已而思退。權也。志乎進。則盡職以俟命。雖遇吹毛之求索。分不得辭。斬於退。則知止而
潔身。雖有破格之恩榮。義無可戀。故旣明去就之界。當擇一塗自立。如游移不決。勢必首鼠兩端。進退失
據。

退大不易

進之難。非難進之謂也。憑人力以求進。必好爲其難。往往天定不可以人勝。徒有失己之悔。此其故蓋難
言之。至退亦不易。則非及之者不能知也。不獲乎上。萬無退理。然遇上官寬仁體卹。轉得引身以退。幸而
獲上。重其品者。欲資爲羣僚矜式。愛其才者。欲藉爲官事贊襄。責以匪懈之義。不可偷安。督以從公之分。
不宜避事。病則疑爲僞飾。老則惡其佯衰。感恩以恩糜之。懼威以威怵之。非平素無牽挂之處。必臨事多
瞻顧之虞。須看得官輕。立得身穩。方可決然舍去。嗟乎。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治貴實心尤貴清心

治無成局。以爲治者爲準。能以愛人之實心。發爲愛人之實政。則生人而當。謂之仁。殺人而當。亦謂之仁。不然。姑息者養姦。剛愎者任性。邀譽者勢必徇人。引嫌者惟知有我。意之不誠。治於何有。若心地先未光明。則治術總歸塗飾。有假愛人之名。而滋厲民之弊者。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故治以實心爲要。尤以清心爲本。

余既徇坊培兩兒之請。開雕臆說。同門生歸安慎習巖。咸熙。選河南夏邑令。假還。春雪載塗。不遠數百里。渡江相訪曰。某之辭韓城師而出都門也。吾師授佐治藥言一冊。命求教於左右。願有以益之。嗟乎。迂拙如藥言。乃重爲吾師所契。至於斯乎。因出臆說商定。燒燭劇談。引前緒而申之。不覺東方遽白。既別去。又手疏得五十則。古人綜論治理。言約旨該。余瑣細條分。至悉數之。不能終其物。自維衰廢。無用於世。而益望吾黨友朋。盡親民之義。安斯民於太和樂育之中。鑒此心者。知不以辭費爲嫌也。因續付劄劂氏。郵致習巖。正其可云。甲寅三月既望。輝祖跋。



學治說贅

汪輝祖纂

學治說贊

本館據讀畫齋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學治說贅目錄

簿記十則

稽獄囚

查管押

憲批

理訟

客言

堂籤

正入

正出

雜入

雜出

福孽之辨

勤怠之分

律例不可不讀

名例切須究心

學治說贅

說具於前。已不直善爲治者一嘆矣。比來戚友急公報國。多以牧令自効。下問致治之方。老病惛廢。更無新得。且言貴可行。謹就佐幕服官時。素所留意。最簡易者。彙簿記十則。卽前說書版摺以備遺忘一條。引而伸之。乃官須自做。靠實之一道。至福孽之辨。勤怠之分。特櫟括前說而切言之。近於贅矣。嘉慶五年季夏二日。輝祖書。

稽獄囚簿

記獄囚事由。及收禁年月日。其待鞠而暫禁者。尤須加意。應禁應釋。隨時可辦。

查管押簿

管押之名。律所不著。乃萬不得已而用之。隨押隨記。大概賊盜之待質者最多。審定則重者禁。輕者保。無干者省釋。立予銷除。命案牽連。應卽時詰正取保。勢不能速結者。至四五日。斷不可不爲完結。若詞訟案件。自可保候覆訊。不宜差押。政之累民。莫如管押。且干係甚重。或賊押而捕縱行竊。或命押而懼累輕生。至訟案押而招搖撞騙。百弊錯出。向有班房。夜間官須親驗。以防賄縱。數年前禁革班房名目。令原差押帶私家。更難稽察。似不如仍押公所爲妥。役之貪狡者。命案訟案。及非正盜正賊。藉諭押以恣勒索。每繫之穢污不堪處所。暑令薰蒸。寒令凍餓。至保釋而病死者不少。故非萬不得已者。斷不可押。

既押須親自查驗。幕猶恐被人欺。止能求盡其心。官則心盡而力可自盡。慎勿爲人蒙蔽。不設此簿。或有遺忘。勢且經旬累月。民受大害矣。

憲批簿

記上官批發詞訟。奉批月日。及易結難結之故。余向所幕皆劇邑。凡到館之初。卽飭承彙記此簿。置之案頭。日弔卷查閱。或須審結。或可詳銷。自爲注記。其原稟牽連多人。可以摘除者。一一注明。核稟時俱行刪去。遇有訟師指告。經承弊改舊稟。卽可明白批示。上官提催。亦不難將應急應緩緣由。據實詳覆。以免差擾。次第辦結。不使吏役操權。

理訟簿

記兩造之住址遠近。及鄰證姓名。邑雖健訟。初到時詞多。然應准新詞。每日總不過十餘紙。皆懇詞催詞而已。有准必審。審不改期。則催者少。而誑者懼。不久而新詞亦減矣。手自注記。日不過數行。何至於勞幕中爲之。已有明效。官則受詞時。可以當堂駁還。新詞斷不能多。何憚於記。故欲求無事。先在省事。此一方也。試之歷驗。實政官聲。俱不難致。放告須在日中。可以從容閱訊。令代書旁伺。情節不符。卽可根問保戳。及做狀之人。立究訟師。不致被誣者受累。安民之道。莫善於此。斷不可委佐貳收詞。

右四簿。佐幕爲之。已極利便。若官不憚煩。則事無不治矣。

客言簿

民情土俗。四境不同。何況民之疾苦。豈能畫一。好問察邇。是爲政第一要務。書役之言。各爲其私。不可輕信。閩人之說。往往爲書役左袒。紳士雖未必盡賢。畢竟自顧顏面。故見客不可不勤。余初到官。見客卽問其里居風土。再見則問其里中有無匪類。盜賊訟師。如有其人。并其年貌住處。皆詳問之。而告以遲遲發覺。必不使聞風歸怨。故紳士無不盡言者。客去。一一手記於簿。或問其地某多平原。某多山澤。與某里連界。亦手爲詳記。局之篋中。置之內室。將升堂。逐一檢視。有改名具詞。而與所記年貌相類者。猝然詰之。其真立敗。或爭水利等事。閒以所聞正之。觀者驚爲不測。不半年而訟師盜賊他徙。匪類匿跡。上官問境內利弊。及界址。皆能詳對。勞心者不過半年。而逸以數歲。皆此簿之力也。但勤於見客。則周知外事。非吏役閩人所樂。須先嚴約束。客來毋阻。以示禮士之誠。以收聽言之益。

堂籤簿

事非急切。斷不可當堂籤提。役齋堂籤。甚於狼虎。往往人未到官。貲已全罄。余里居見堂籤破家。甚於常行。故不可不慎。萬一發籤。須當堂訊結。若遷延一日。卽民多受一日之累。如路遠人多。須至兩日三日者。立簿登記。恐事冗偶忘。則役操其柄。所關匪細。其籤必須蓋印發行。其他硃單硃諭。事與堂籤一例。總須蓋印登號。以防蠹役地棍。詐僞指撞之弊。

右二簿。官中必不可少。且須時時檢閱。歷時久。則客言簿可省矣。

正入簿

記銀穀應徵之數。及稅契雜稅。耗羨等項。

正出簿

記銀穀之應解、應支、應放、應墊之數。及廉俸幕脩等項。

雜入簿

記銀之平餘、穀之斛面。及每歲額有之陋規等項。應入己者。可質鬼神。人所共知。不必諱也。若額外婪索。是爲賊私。不可以入簿者。不可以對人。卽不可以問心。鬼鑒之。神瞰之。悖入悖出。自愛者必不肯爲。

雜出簿

記應捐應贈之斷不可省者。及日用應費各項。

右四簿。乃官中理財之道。官事稍暇。隨時考校。正入稍虧。或有借墊。則先以雜入補之。而用自不敢不節。此皆記其總數。或十日一結。或半月一結。其流水細賬。則責之司出入者。而權不任焉。否則雜出者濫用。而正入者有虧。至交代時。或不自知其故矣。

福孽之辨

州縣一官。作孽易。造福亦易。天下治權。督撫而下。莫重於牧令。雖藩臬道府。皆弗若也。何者。其權專也。專則一一則事事身親。身親則見之真。知之確。而勢之緩急。情之重輕。皆思慮可以必周。力行可以不惑。求治之上官。非惟不撓以權。抑且重予以權。牧令之所是。上官不能意爲非。牧令之所非。上官不能意爲是。

果盡心奉職。昭昭然。造福於民。卽冥冥中受福於天。反是則下民可虐。自作之孽矣。余自二十三歲入幕。至五十七歲謁選人三十餘年。所見所聞。牧令多矣。其干陽譴陰禍。親於其身。累及嗣子者。率皆獲上腴民之能吏。率三十四五年閒事。其嗣子有罹辟者。或流落浙中。爲農氓乞食。甚爲富室司閭人。猶呼某少爺以擲掄之。至遺骸不能歸葬者不一。姓名尙在人口。余不忍書也。而守拙安分。不能造福。亦不肯作孽者。閒亦循格遷官。勤政愛民。異於常吏之爲者。皆親見其子之爲太史。爲侍御。爲司道。檢二李公。調元、驥元、海寧令諱某子。侍御二戈公。濤、源、歸安令諱錦子。司道三。一、故浙藩孫公含中。秀水令諱爾周子。一、今楚藩孫公玉庭。錢塘令諱擴圖子。皆由翰林起家。一、今四川道劉公清。吾邑令君諱復仁子。海寧、秀水、錢塘、蕭山、四公。余皆親見其爲治。至今民不能忘。歸安公去官。余幕江南。未及身遇。已四十餘年。頌遺愛者。與四公無異。天之報施。捷於響應。是以竊祿數年。凜凜奉爲殷鑒。每一念及。輒爲汗下。是以山行傷足。奉身求退。然且遽嬰末疾。天不畀以康寧。蓋吏之不易爲如此。吾願居是職者。慎毋忘福孽之見也。惟是造福云者。非曲法求寬之謂也。人之生。直多枉少。直者弱。枉者強。故姑息養姦。則寬一枉而羣枉逞兇。能除暴安良。則懲一枉而諸枉斂跡。是卽福孽之所由分也。子產寬猛之論。可不熟讀深思歟。

勤怠之分

嗚呼。此福孽之因也。稱職在勤。前已言之。怠之禍人。甚於貪酷。貪酷有蹟。著在人口。闕冗之害。萬難指數。受者痛切肌膚。見者不關疴癢。聞者或且代爲之解。曰。官事殷忙。勢不暇及。官遂習爲故常。而不知孽之所積。神實鑒之。夫民以力資生。荒其一日之力。卽窘其一日之生。余少鄉居。見人赴城投狀。率皆兩日往還。已而候批。已而差傳。倩親覓友。料理差房。勞勞奔走。動輒經旬。至於示審有期。又必邀同鄰證。先期入

城竝有親友之關切者。偕行觀看。及至臨期示改。或狡者有所牽引。諭俟覆訊。則期無一定。或三五日。或一二十日。差不容離。民須守候。工商曠業。農佃雇替。差房之應酬。城寓之食用。無一可省。迨事結而兩造力已不支。輾轉匱乏。甚有羈繫公所。饑寒疾病。因而致死者。嗚呼。官若肯勤。何至於此。其負屈不審。抑鬱畢命者。無論已。更有事遭橫逆。不得已告官。候之久而批發。又候之久而傳審。中間數日。橫逆之徒。復從而肆擾。皆怠者滋之害也。故莫善於受牒時。詰訊虛卽發還。其准理者。越夕批發。剋期訊結。官止早費數刻心。省差房多方需索。養兩造無限精神。至訟師教唆。往往控一事而牽他事。以爲拖累。張本。然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得其本旨。立可折斷。萬勿株連瓜蔓。以長刁風。古云。有治人。無治法。余爲進一解曰。無治法。有治心。但求不負此心。則聽訟必無大枉。國家之厚吏。有常祿。有養廉。居官之日。皆食民之日。乃不以之求治。而博奕飲酒。高臥自娛。民必怨。神必怒。如之何其不畏耶。余久食於幕。而不願子孫之習幕。嘗試爲吏。而不樂子孫之作吏。蓋深懼其多緇孽緣。有虧先德也。前說三卷。無勦說卮言。不能更有所進。姑切指而暢言之。旣老且病。言近於善。力疾書此。以諗親知。不惟望求治者察此誠悃。倘子孫倖膺學治之任。書此座右。觸目省心。庶上不負國。下不負民。天其佑之乎。

律例不可不讀

聽訟不協情理。雖兩造曲違。畢竟是孽。斷事茫無把握。以覆訊收場。安得不怠。原其故。只是不諳律例所致。官之讀律。與幕不同。幕須全部熟貫。官則庶務紛乘。勢有不暇。凡律例之不關聽訟者。原可任之幕友。

若田宅婚姻。錢債。賊盜。人命。鬪毆。訴訟。詐僞。犯姦。雜犯。斷獄。諸條。非了然於心。則兩造對簿。猝難質諸幕友者。勢必游移莫決。爲訟師之所窺測。熟之。可以因事傅例。訟端百變。不難立時折斷。使訟師懾服。誑狀自少。卽獲訟簡刑清之益。每遇公餘。留心一二條。不過數月。可得其要。憚而不爲。是謂安於自怠。甘於作孽矣。

名例切須究心

一部律例精義。全在名例。求生之術。莫如犯罪自首一條。余初習法家言。鄰邑拿獲私鑄。以所供逃犯起意。案已咨部完結。越二年。逃者獲。訊不承爲首。例提從犯質鞠。犯已遠戍。諸多掣肘。適松江友人韓升庸在座。謂可依原供而改捕獲爲聞拏自首。則罪仍不死。案卽可完。鄰令用其言。犯亦怡然輸供。余心識之。後遇情輕法重者。輒襲其法。所全頗多。曩於佐治藥言。曾記刪改自首之報。辛亥寓長沙。聞綏寧盜首楊辛宗在逃。知官中比父根交。赴案投首。司讞者謂與未經破案。不知姓名。悔罪自首不同。不准援減。仍擬斬決。余旋卽歸里。未見邸鈔。不知部議云何。竊思犯罪自首。律云。凡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其罪。是指未經破案者言也。事發在逃。律注云。若逃在未經到官之先者。本無加罪。仍得減本罪二等。又乾隆三十八年。刑部議覆蘇臬陳奏。定例聞拏投首。除盜犯按本例分別定擬外。餘犯俱於本罪上准減一等。是皆指被告被緝而言。故云聞拏也。楊辛宗事發在逃。聞限比其父挺身投案。正蘇臬所奏。雖無悔過之心。尙存畏法之念者。而多一不忍累父之心。似可矜原。按本例免死發遣。未爲曲法。而曰與未經破案不知姓名。

悔罪自首不同。是必逃在事未到官。律得免罪者。方可依聞拏自首科減。曷使楊辛宗避罪遠颺。不顧其父之比責。偷生遲久被捕弋獲。亦止罪干斬決。不致刑更有加。釋讀讞詞。殊切耿耿。近日讀律之友。遇一加重成案。輒手錄以供幕仿。在楊辛宗死何足惜。萬一聞拏自首之律例。不可徑引。則凡案類辛宗之被緝。而事非強盜者。亦將棘手狐疑。況原讞云。楊辛宗因事主家止婦女。輒向事主回罵。臨時行強。被指名緝拏。其投首在夥犯獲後。不准援減。查辛宗劫止一次。並未傷人。視兇劫傷主之盜首。尙屬情事較輕。特以首在被緝之後。仍擬斬決。恐援以爲準。從此盜首總無生路。且案未破而自首者。千百中未聞一二。其甘心投案。多因捕緝緊急。比及父兄子弟。動於一時天性之恩。到官伏罪。若併此一綫天良而絕之。則在逃之犯。更無自首。聞拏自首之例。幾成虛設矣。案非手辦。事閱九年。疑竇在胸。終難自釋。因論治術。商及律例。願以正之高明。方今聖天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爲吏者。遇可出可入。介於律可軒輊之事。當與幕友虛中辨論。仰體聖慈。力求至當。名例一門。義盡仁至。大槩必不得已而用法者。尤宜細細體究。而自首各則。斷不可略觀大意。倘有投案之犯。務在求生以全民命。歐陽崇公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於我兩無憾也。敢爲學治者敬告。幸善爲治者勿哂其老而諄。鄙其說之贅。區區之誠。重有望焉。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學治臆說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纂者 汪 輝 祖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徐鼎銘王永益之)

G 一五五四上

